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新生力量

[英] 艾琳·亨特 / 著
杨冰 /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兒童出版社



雷族



族长

松星



副族长

日落



巫医

鹅羽

武士

暴尾
石皮
褐斑
蝰蛇牙
麻雀毛
知更翅
画眉毛







学徒

羽须
斑爪
斑点爪
豹爪
雪爪
蓝爪







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新生力量

[英] 艾琳·亨特 / 著

杨冰 /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生力量 ：美绘本 / （英）艾琳•亨特著 ；杨冰译. --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24.1
（猫武士）
ISBN 978-7-5148-8439-5

Ⅰ. ①新… Ⅱ. ①艾… ②杨… Ⅲ. ①儿童故事－图
画故事－英国－现代 Ⅳ. ① I561.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228294 号

XINSHENG LILIANG
（猫武士）

出 版 发 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兒童出版社

执行出版人：马兴民

策　　划：何强伟　　装帧设计：舒穆禄
责任编辑：郭亚丽　　责任校对：杨　雪
插　　图：刘　野　　责任印务：厉　静

社　　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邮政编码：100022
编 辑 部：010-57526309　　总 编 室：010-57526070
发 行 部：010-57526608　　官方网址：www.ccppg.cn

印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4.5
版次：202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2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72 千字

ISBN 978-7-5148-8439-5　　定价：15.00 元

图书出版质量投诉电话：010-57526069　电子邮箱：cbzlts@ccppg.com.cn

目　录

一名优秀的武士应该多向他的族猫学习。

A good warrior learns from her Clanmates.

——石皮



引 子

蓝星在斜坡顶部突然停下脚步，狗身上散发出来的臭味扑鼻而来。一群黑影从溪谷中蜂拥而过时，两边的香薇也随着摇摆起来。火心的姜黄色皮毛在草丛中像火焰般闪闪发光，他和狗群之间保持的距离还算安全，但狗群首领正在迅速逼近这位雷族副族长。

不要啊！你们不可以动他！你们不能把他当成猎物！

蓝星飞身跑下山坡，在树丛中穿梭前进。她大口地呼吸着，四只爪子滑行在森林里铺满落叶的地面上，身上的每块肌肉似乎都在散发着热量。她从一片香薇中穿过时，叶子抽打在她脸上，挡住了她的眼睛。蓝星什么都看不见了，只好凭感觉往前冲。那条峡谷就快到了。她能听到河水冲刷着两边的灰色崖壁时发出的声音。火心真的能把这群狗引到崖边吗？要是狗群首领先抓住他，该怎么办？

蓝星从灌木丛中冲了出来，在悬崖边缘的一块空地上踉（liàng）踉跄（qiàng）跄地刹住脚步。落叶从她脚下飞起，落入峡谷中。

哦，星族，不要啊！

悬崖边站立着一只体形巨大的狗，它的牙齿在夜色中发出微光。火心正被它衔在口中，他奋力挣扎着，口中仿佛喷着怒火。巨型狗左右晃动着火心的身体，两眼闪烁着胜利的光芒，但笨拙的爪子却正向危险的悬崖边缘滑去。

“我不会任由你灭掉我的族群！”蓝星怒吼着，扑向正在折磨火心的那只狗，砰地撞上它的右腹。

那只狗丢下火心，吃惊地转过身。

蓝星蹲在地上，挑衅地扬起下巴。她的双耳变得红彤彤的，但心里并不害怕，她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过这种感觉了。她呼的一声跃起，朝巨型狗的下巴扑过去，却扑了个空。

巨型狗在向后滑！它后腿下方的地面正在坍塌，巨型狗拼命地想抓住什

么。伴随着它的挣扎，石屑纷纷扬扬地沿着峡谷陡峭的崖壁落下，而它笨拙的爪子仍然在铺满落叶的地面上继续滑动，后半身已悬在崖边。

狗群越来越近，奔跑的声音如同炸开的惊雷。

“蓝星！”火心警示道。

蓝星用力将爪子插入松软的泥土中。此时，空气中突然升腾起恐惧的气息。那群狗已经看到了峡谷，慌忙地想要在崖边停下脚步，刚才的阵阵嘶吼已变成了哀号。蓝星仍然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一声歇斯底里的叫喊在峡谷中回荡，第一只狗掉落悬崖。它的身体不断地撞击在崖壁上，发出砰砰的响声。片刻的安静之后，它坠入崖下奔腾怒吼的河水中。

蓝星眯起眼睛，牢牢地盯着那只体形巨大的狗群首领。“你不该威胁雷族！”她发出怒吼。

突然，狗群首领探头向前，咬住了她的一条前腿，将她往崖下拖去。她感到脚下的地面在滑动，她的身体在往下坠落。狂风在她周围怒吼着，猛烈地吹拂着她的毛发。河水在下方打着漩儿，激起许多泡沫。蓝星拼命在寒冷潮湿的空气中挣扎着。就在即将落入河水的那一刻，她终于挣脱了那只狗。

冰冷的河水让她无法呼吸。她在水里胡乱地挣扎，努力将头伸出水面呼吸。她心里充满了恐慌。鹅羽的预言在她脑海中大声回荡着：水会毁灭你。

浓密的毛发浸水之后变得非常沉重，使得她的身体不断下坠。她在河水的冲击下来回翻转着，弄不清哪个方向是上游。现在她已经透不过气来，恐惧像火一样炙烤着她的心。

预言中说，蓝星在森林中会像火一样闪耀——只有水能够毁掉她。她会在这里，在这条峡谷中水沫飞扬的河流里被溺死。

“不要放弃！”熟悉的声音穿越河水的怒吼，在她耳边清晰地响起。

橡心？

是孩子们的父亲正在她耳侧低语：“游泳就像在森林中奔跑一样。”他的声音和当年教导年轻的蓝星游泳时没什么不同，“让你的脚掌动起来，抬高下巴，任由水载着你前行。”

橡心的话语驱散了她内心的恐惧，使她精神一振。最后，蓝星终于在水

中稳稳当当地摆动着四肢游起来。在她奋力抬起下巴之后，因为痛苦而紧缩的心脏也逐渐松弛下来。风终于拂过她的脸部，她贪婪地吸了一口气，却禁不住咳嗽起来。

“就这么做。”橡心在她耳边低声说道。

他的声音听起来是那么温柔，那么悦耳。也许，她应该任由河水将自己卷入他温柔的怀抱。

“蓝星，游啊！向岸边游！”橡心的声音突然尖厉起来，“我们的孩子正等着你呢。”

我们的孩子！这个念头像闪电一样击中了她。



“你不能连声再见都不说就离开他们。”

蓝星身上忽然涌出一股力量，支撑着她再次与河水搏斗起来。一个黑色的身影撞了她一下，使她再次没入水中，但她很快便挣扎着浮出水面。她的嘴里呛满了河水，断断续续地发出咕噜声。一只狗翻滚着经过她的身旁，随后被冲向了下游。

如果连狗都战胜不了这条河，我又怎么可以呢？

河水卷着蓝星向前漂去，头顶的树梢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你能行的！”橡心鼓励道。蓝星用力拍打着水，但筋疲力尽的四肢就像被浸透的叶子一样，只是徒劳地晃动而已。

突然，有牙齿咬住了她的后颈，是橡心要把她拉到安全的地方吗？蓝星用力眨了眨进水的眼睛，瞥见了姜黄色的皮毛。

火心！

是雷族副族长抓住了她。

“抬起头！”火心咬紧牙齿说道。

蓝星想按他说的去做，但她的皮毛太沉了，爪子也累得无法抵抗水流的冲击。当河水迫使她下沉时，火心的牙齿紧紧咬住了她的后颈。

接着，又一个身体从她身旁擦过。

是两只狗中的一只吗？

又有牙齿咬住了她的后颈，还有爪子抓住她的身体两侧，将她向上拎起。

她感到身边两只猫的动作轻柔而有力，是星族要把自己带到他们的狩猎场吗？

蓝星几乎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任由他们拖着在河中穿行。直到岸边的鹅卵石剐蹭她的腰部，她才感觉到身下坚硬的地面。那些爪子和牙齿将她托起，离开了布满沙砾的河岸，然后将她放在石滩上。她觉得自己的胸膛里好像塞满了石子，每次呼吸都非常困难。她的眼睛很疼，里面进水太多，没办法睁开。

“蓝星？”

她听出这是雾脚在说话。石毛怎么样了？他也在这里吗？

“我们两个都在这儿。”一只强壮有力的脚掌轻轻地按了按她的腰部。

橡心是对的，他们的孩子一直在等着她。

蓝星使劲儿睁开眼睛，勉强认出了石毛的身影。他宽阔的肩膀在浓密的绿色树荫下显现出清晰的轮廓。真像他的父亲。雾脚就站在石毛旁边，湿漉漉的毛发紧贴在身上。

蓝星感到脸颊上有呼出的气息拂过。

“她没事吧？”蓝星的女儿雾脚问道。

火心俯身说：“蓝星，我是火心。你现在没事了，安全了。”

蓝星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她注视着自己的孩子们，低声说：“是你们救了我。”

“嘘——不要说话。”雾脚劝说道。

可是我有很多话要说！蓝星向前抻了抻脖子，慢慢说：“我有话要对你们说……我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送走了你们。”她一边说一边咳嗽起来，嘴角也溢出了泡沫，但她还是强忍着继续说下去，“橡心向我保证过，灰池会成为你们的好母亲。”

“她的确是个好母亲。”石毛平静地说。

蓝星有些瑟缩：“我欠她的太多了。”她真希望自己的呼吸更顺畅一些，从而能够解释得更清楚，“我也欠橡心很多，他把你们教得这么好。”为什么她以前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告诉他们这一点呢？“我一直看着你们长大，也看到你们不得不对收容你们的族群付出很多。如果我当初的选择不是这样，你们就会将自己所有的力量奉献给雷族了。”她打了个冷战，努力呼



吸着，“原谅我吧！”

她注视着孩子们。当她看到雾脚和石毛交换了一个不确定的眼神时，时间仿佛顷刻间凝固了。请原谅我吧。

“她是因为你们才受了这么大的罪。”火心在为她求情。

别再说了！如果他们不是发自内心地想要原谅自己，那么表面上的原谅也毫无意义。她希望火心能够闭上嘴巴。

雾脚低下头，舔了舔蓝星的脸颊：“我们原谅你。”

“我们原谅你。”石毛也说道。

蓝星合上眼睛。她的两个孩子开始舔她已经湿透的皮毛，自从那个下雪的日子她将孩子们留给橡心之后，这还是她第一次接受他们的亲吻。

没有必要再紧抓着最后一条生命不放了。火心会取代自己，点燃新的火焰，去照耀整个森林。

雷族是安全的。蓝星闭上眼睛，陷入眩晕的黑暗中。

 第一章 好 奇

“她这会儿也该睁开眼睛了吧?”

“嘘，捷风，她出生才一天。等她准备好的时候，自然会睁开眼睛的。”

小蓝感觉到母亲月花的舌头在轻舔自己的腹部，于是向她充满奶香的怀抱拱了拱，依偎得更紧了。

“小雪今天早上的时候就睁开眼睛了。”捷风提醒她说，“我那两个孩子都是刚出生一会儿就睁开眼睛的。”这名猫后用尾巴轻轻拍打着她的窝，“小豹和小斑点是天生的武士。”

第三名猫后发出轻轻的咕噜声：“噢，捷风，我们大家都知道，没有哪只小猫能比得上你那两只。”罂粟曙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嘲弄。

一只小脚掌对着小蓝的腹部戳了一下。

是小雪!

小蓝不安地呜咽了一声，向月花靠得更紧了。

“拜托你啦，小蓝!”小雪在她耳边低声说道，“外面好看的东西很多很多，我想去看看。但如果你不表现得好点儿，月花是不会让我去的。”

“等时候到了，她就会睁开眼睛的。”月花责备小雪说。

对，到时候会睁开的。

小蓝醒了，她感觉到姐姐正压在自己身上。月花躺在她们旁边，肚子有节奏地起伏着。捷风正打着鼾，而罂粟曙的呼吸中夹杂着呼哧呼哧的声音。

小蓝还听到小豹和小斑点正在外面嘀咕。

“你当老鼠，我当武士!”小斑点命令道。

“上次就是我当的老鼠!”小豹不满地说。

“没当!”

“当了!”

他们打了起来，不时发出挑衅（xìn）的尖叫声。

“小心，别到处乱滚！”一只公猫生气地喊了一声，他们马上安静下来。但不一会儿，他俩又闹起来了。

“好，就让你当武士。”小斑点同意了，“不过，我敢打赌你抓不到我。”

武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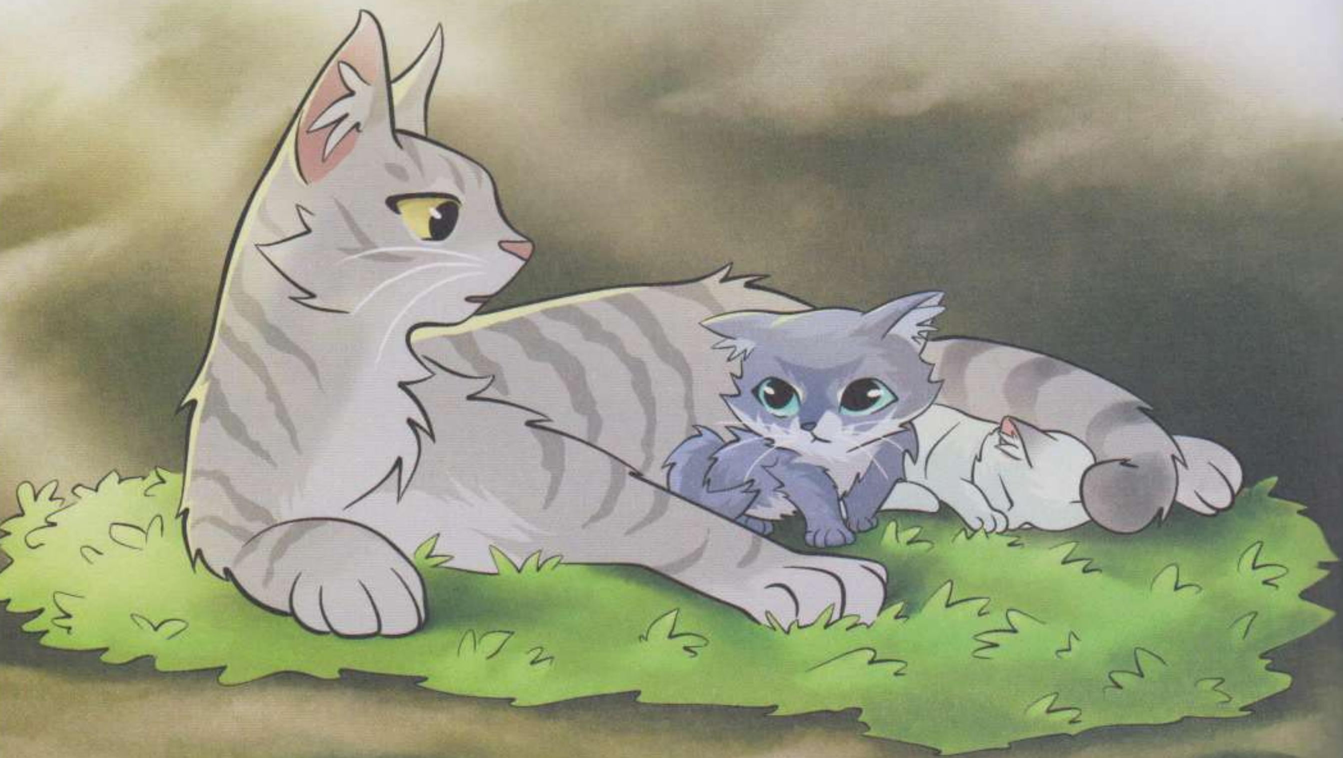
小蓝扭动着身子从姐姐身下挣脱出来。新叶季的微风轻轻摇晃着黑莓丛，从它的缝隙中吹过来一股清新的森林气息，与父亲来时身上的味道一样。清新的气息驱散了屋里的苔藓味、奶味以及熟睡时皮毛散发出的味道。

小蓝兴奋地来回扭动着爪子。我要成为一名武士！

她第一次睁开了眼睛，从黑莓丛搭成的巢穴顶射进的几束光线让她眨了眨眼。这个育婴室好大呀！什么都看不到的时候，觉得这个窝小小的，但很舒服。现在，她看到头顶上方的黑莓屋顶好高，小小的空隙外是一片蓝色。

罂粟曙躺在她旁边，靠近一面墙。她是一只深红色虎斑猫，长尾巴上的毛发非常浓密。小蓝之所以能够认出她，是因为她的味道和捷风以及月花的味道不同。她还没有生过孩子，所以身上没有奶味。捷风睡在小蓝旁边的一个窝里，几乎无法被看到。她紧紧地蜷缩成一团，像一个球一样。

小蓝最熟悉的气味就在她身后。她扭过身子，注视着母亲。阳光在月花



银灰色的皮毛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她腹部黑色的斑纹随着呼吸上下起伏，如同水面泛起的涟漪（lián yī）。她那张窄窄的脸上也有斑纹，双耳略尖。

我长得像她吗？小蓝转过头，看看自己的毛发。毛是蓬松的，不像月花的那样光滑，全部是蓝灰色，没有斑纹，或者是还没有长出斑纹。

小雪将身体绷直，仰面躺在她身边。她通体白色，只有耳朵尖是灰的。

“小雪！”小蓝喊道。

“什么事？”小雪动了动眼皮，睁开惺忪的睡眼。她的眼睛是蓝色的。

我的眼睛也是蓝色的吗？

“你终于睁开眼睛了！”小雪跳起来，睡意一下子全没了，“我们现在可以到育婴室外面去喽！”

小蓝发现黑莓丛上有一个洞，足够两只猫挤出去，“小斑点和小豹已经在外面了，我们去吓唬吓唬他们！”

罂粟曙抬起头。“别走远了。”她睡眼惺忪地低声说道，然后又将鼻子藏回到尾巴下面。

“罂粟曙的孩子们在哪里？”小蓝小声地问。

“他们还要再过两个月才会降临。”小雪回答说。

降临？从哪里降临？小蓝的脑袋歪向一侧。

小雪笨拙地从月花身上爬过，朝着那个洞的方向走去。小蓝跌跌撞撞地跟了上去。她从母亲的背上滑到后面柔软的苔藓上时，短小的腿还有些站立不稳。

窝里发出了沙沙的响声，接着小蓝感到自己的尾巴尖被一只柔软的脚掌按在了地上。

“你要去哪儿？”月花是醒着的。

小蓝转过身，对着母亲眨了眨眼睛：“去外面。”

月花的眼睛突然一亮，喉咙里发出响亮的咕噜声：“你已经睁开眼睛了！”听得出，她似乎终于放心了。

“我觉得是时候了。”小蓝回答说。

“嘿，捷风。”月花心满意足地转身说道，弄醒了那名身上长有斑纹的白毛猫后，“我早就告诉过你，她准备好的时候，自然会睁开眼睛的。”




捷风坐起身，舔了一下自己的爪子。“她当然会了。可是，我的孩子们睁开眼睛的时间更早。”她用脚掌抹过嘴巴，理顺了鼻子上的毛。

月花转回身，看着她的小猫咪们：“你们现在是想到外面，去看看这个世界吗？”

“为什么不去呢？”小蓝说，“小豹和小斑点已经在外面了。”

“但他们都五个月大了，”月花告诉她，“他们俩比你大得多，所以才被允许在外面玩的。”

小蓝瞪大了眼睛：“外面危险吗？”

月花摇摇头：“营地以内不危险。”

“那我们就可以去！”

月花叹了口气，然后俯下身，伸出舌头帮小蓝理顺了毛。“我想，你不会永远待在育婴室里的。”她又仔细看了看小雪，“把你的胡须捋（lǚ）直。”由衷的自豪感使这名猫后那浅黄色的眼睛变得亮晶晶的，“我希望你们出现在族猫面前时，样子无可挑剔。”

小雪飞快地用爪子捋了捋腮边的两撮（cuō）胡须。

小蓝抬头看着母亲：“你要和我们一起去吗？”

“你想让我和你们一起去吗？”

小蓝摇摇头：“我们想去吓小斑点和小豹一跳。”

“把他们当成你们的第一只猎物。”月花的胡须颤动了一下，“去吧。”

小蓝来回跳了几下，朝缝隙冲过去。

“不要被其他猫踩到！”月花在她们身后叫喊着，“你们俩要待在一块儿！”

这时小蓝已经蹒跚着冲到了姐姐前面，正往洞外挤去，黑莓丛刮到了她的皮毛。当滚到育婴室外的地面上时，阳光刺痛了她的眼睛，她眨巴着眼睛避开阳光的直射。营地展现在她眼前，就像在梦境中一样。一大片开阔的沙地延伸到一块岩石所在的地方。岩石投下的影子非常长，几乎快到她的脚尖了。两名武士正坐在岩石下的一丛荨麻旁分享猎物。在他们的另一边，地上倒着一棵树，树上的枝条缠绕在一起堆在地上。距离育婴室不远的地方，一大片低矮的灌木丛在地面上方舒展着枝条。育婴室另一边的角落里，密密麻




麻地长着香薇。在那后面是一道金雀花形成的很高的屏障，小蓝必须抻直脖子才能看到金雀花的顶部。

她的心中掠过一丝兴奋——这里是她的地盘！这时，她感到脚掌有些刺痛。她会认识周围的路吗？

小蓝没有看到小斑点，也没有看到小豹。

“他们去哪儿了？”她冲小雪喊道。

小雪正来回观察着营地周围。“我不知道。”她心不在焉地说，“快看那只猎物！”她看到空地一侧有一堆鸟和老鼠。猎物堆最上面是一只毛茸茸的松鼠，而且还胖乎乎的。

“新鲜猎物堆！”小蓝抽动着鼻子，朝那堆猎物跳过去。她在育婴室里听猫后们说起过猎物的事情，而且，她在母亲的毛发上闻到过松鼠的气味。吃到嘴里会是什么味道呢？她用力地把鼻子拱进猎物堆，爪子摁到一只小东西，短短的棕色的毛，尾巴又细又长。

“小心！”

小雪的警告为时已晚。小蓝的爪子正要扣紧时，最上面那只肥硕的松鼠滚下了猎物堆，将她撞倒在地。哎哟！

荨麻丛旁边的两名武士打趣地发出咕噜声。“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新鲜猎物攻击猫的！”其中一名武士说。

“当心啊！”另一名武士警告说，“那些毛会噎（yē）住你的！”

小蓝窘（jiǒng）得浑身发热。她挣扎着从松鼠身下钻出来，然后愤怒地盯着那两名武士。“它只是掉在我的身上而已！”小蓝不想让别的猫记住，她是一只被死松鼠袭击过的小猫。

“嘿，你们两个！”小斑点从育婴室后面走出来，“你们的母亲知道你们在外面吗？”

小蓝根据小斑点在育婴室留下的气味认出了他。“当然知道啦！”她立刻转过身，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同巢伙伴。

噢。

她没有想到，小斑点的体形会这么大。他那黑白相间的毛就像武士的毛发一样光滑。小蓝不得不将头向后仰起，抬头看着他。她尽量伸直四肢，想

让自己显得高一点儿。

小豹跑到哥哥身后，开玩笑地击打着他的尾巴。她那身黑色的皮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当她发现小蓝和小雪时，立即停住了脚步，高兴地看着小蓝说："你已经睁开眼睛啦！"

小蓝舔了舔胸口，想理顺蓬松的毛发，好让它们看起来像他们的皮毛一样光滑。

"我们可以带你们四处走走。"小豹兴奋地喵喵直叫。

小雪在这只年龄稍大的小猫身旁高兴地跳来跳去："好啊，快点儿吧！"

小蓝为难地摇了摇尾巴。她不想让其他猫带着她参观自己的地盘。她想独自去探索！但小豹已经朝着金雀花屏障旁边的那一大片香薇快步跑了过去。"这里是学徒巢穴。"她扭过头大声喊道，"一个月之后，我们就会睡在这里面啦。"

小雪跟在她身后跑过去。

"你来吗？"小斑点轻轻推了推小蓝。

小蓝正回头看着育婴室："你难道不会想念你的老窝吗？"

她心中突然掠过一丝担忧。她喜欢睡在月花身旁。

"我迫不及待地想搬进新居呢！"小斑点号叫着冲向学徒巢穴，"到那时，我们说话的时候，捷风就不会叫我们安静地睡觉了。那该多棒啊！"

小蓝匆忙地跟在他身后。这时，香薇丛动了动，一张玳瑁色的脸从绿色植物间探了出来。

"一旦开始训练，"这名看起来充满睡意的学徒打着哈欠说，"要是能睡个好觉，你就会很高兴的。"

"你好，斑爪！"看到这只从香薇丛中探出头的玳瑁色母猫，小斑点在学徒巢穴外停住了脚步。

小蓝注视着这只玳瑁色母猫，她有一身浓密光亮的皮毛。当她从香薇丛中跳出来落在小斑点旁边时，肩上的肌肉微微地抖动起来。忽然间，小蓝觉得小斑点的体形似乎一点儿都不大。

"我们正带着小蓝和小雪四处参观营地。"小豹大声说，"这是她们第一次出来哦。"

“别忘了带她们看看方便的地方。”斑爪开玩笑地说，“白爪今天早上还在抱怨清理育婴室的事情呢。这地方最近好几个月都挤满了幼崽，而且还有更多的小猫等待降生。”

小蓝抬起下巴，郑重地说：“现在我和小雪会打扫自己的窝了。”

斑爪的胡须颤动着：“等白爪狩猎回来，我会告诉她。我敢肯定，她听到这个消息会很高兴的。”

她是在开玩笑吗？小蓝眯起眼睛。

“我好想去狩猎哦！”小斑点蹲伏在地上，像条蛇似的摇动着尾巴。

斑爪像一阵风一样扑了过去，迅速用爪子将小斑点的尾巴摁住。“别忘了要让自己的尾巴保持不动，否则，你碰到叶子时会弄出声音来，猎物就会发现你。”





小斑点抽出自己的尾巴，将它伸展后平放在地面上。

小雪忍住没有发出咕噜声。“他的尾巴突出来的样子像是刚长出来的嫩枝。”她悄声在小蓝耳边说。

小蓝正专心地看着，没有搭腔。她在仔细研究小斑点是如何将胸部贴到地面上，然后还能伸出爪子，又是怎样将后掌完全藏在身体下面的。她暗暗发誓：我要成为雷族最优秀的猎手！

“不错。”斑爪开始表扬小斑点，然后瞥了一眼小豹，“让我们看看你的狩猎姿势。”

小豹立刻蹲下来，将腹部贴到地面上。

小蓝也非常想试一试，但是必须等到她自己练习过后才可以。“嘿，留他们在这里练习吧。”她小声对小雪说。

小雪吃惊地看着她：“留下他们？”

“我们自己去探路。”小蓝终于找到可以悄悄溜走的机会。

“但是，和他们一起逛……”

小蓝没有再听下去，她已经向后退去。回头看的时候，她发现育婴室旁边有一片低矮的灌木丛。小斑点和小豹不会发现她们躲在那里。她转过身，向灌木丛跑去，潜藏到一根树枝下。她屏住呼吸，闻到许多不同的气味留在叶子上。雷族有多少只猫？他们真的都适合在这里生活吗？

枝条在动，小雪尾随着她钻了进来。

“我还以为你不来呢！”小蓝吃惊地尖叫一声。

“月花要我们待在一起的。”小雪提醒她说。

她们一起悄悄窥视着外面，想看看小豹、小斑点和斑爪是否注意到她们已经逃走了。那三只猫正看着育婴室，脸上露出迷惑的表情。

斑爪耸耸肩：“她们肯定是回自己的窝里去了。”

“没关系。”小斑点围着斑爪来回踱（duó）步，“你答应过要带我们到沙坑去。现在就可以兑现你的承诺，带我们去吧。”

沙坑？那是什么？小蓝突然希望自己这会儿是和小豹他们在一起的。

“我从来没有答应过你们！”斑爪否认道。

“如果我们被抓住的话，那就麻烦了。”小豹警告说，“只有成为学徒以




后，我们才可以离开营地。难道你忘了吗？”

“我们不会被抓住的。”小斑点说。

斑爪犹豫地环顾空地。“我会带你们到沟边。”她主动说道，“不过，最多只能这么远了。”

小蓝看到，斑爪领着小豹和小斑点朝金雀花屏障走去，然后从金雀花根部的一个空隙间离开。她羡慕极了。

也许，我们可以跟着他们，看看他们要到哪里去……

突然，有个鼻子推了一下小蓝的屁股，让她从隐藏的地方滑了出去。她的姐姐也跌跌撞撞地跟在后面。一张灰色的虎斑猫脸从叶子下看过来。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这里是武士巢穴！”

“对……对不起！”小雪向后退了几步。

小蓝直视着这名武士。“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她回嘴说。难道武士身上有某种特殊的气味，或者其他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这只虎斑公猫眯起眼睛：“你们是月花的孩子吗？”

小雪低头盯着自己的爪子，连身上的毛都在颤抖。

小蓝抬起下巴。她并不害怕这名一脸不满的武士：“对，我是小蓝。这是我的姐姐，小雪。”

虎斑猫嗖地钻出灌木丛，然后伸了伸懒腰。他的体形比斑爪还要大，小蓝向后退了一步。

“我叫石皮。”灰色虎斑猫自我介绍说，“你们是在找暴尾吗？”

小雪急忙抬起头：“他在这里吗？”

“他出去狩猎了。”

“说实话，我们不是在找他。”小蓝对这名武士说道，其实她很希望自己睁开眼睛后，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父亲。“我们是在躲开小斑点和小豹。”

“我猜，你们是在玩捉迷藏吧。”石皮叹了口气。

“不是。”小蓝解释说，“他们想带我们参观营地，但我们想自己去探索。”

石皮摇了摇尾巴：“一名优秀的武士应该多向他的族猫学习。”

“我……我们觉得自己去探索会更有意思。”小雪脱口说道。

这名武士的毛竖了起来：“噢，好不容易有休息的时间，却被一群胡闹

的小猫给吵醒，这可并不有意思。”

“对不起啦。”小雪道歉说，“我们没想到会这样。”

“猫后任由小猫自己乱跑时，就会发生这样的事。”石皮轻蔑（miè）地哼了一声，然后将目光转向新鲜猎物堆，“既然我已经醒了，那不妨吃点儿东西吧。”说完，他轻轻一摇尾巴，丢下两只小猫，径直向空地的另一边走去。

小雪立刻对小蓝发起火来。“难道你非得挑武士巢穴来躲藏吗？”她的喵呜声里带着怒气。

“我哪知道这是武士巢穴啊？”小蓝回嘴说。

“如果我们和小斑点在一起，我们就会知道！”

小蓝动了动耳朵。现在，她们知道了学徒巢穴的位置，还有武士巢穴的位置。她们不是希望自己探索营地吗？她望向空地的对面，等待自己的视线不再模糊。

她还没有试着看过那么远，当她清楚地看到空地另一边的那块岩石时，马上注意到它底部周围的泥土上有脚掌印，那些脚印通向阴影下面一个挂着苔藓帘子的地方。它们通往哪里呢？

小蓝忘记了与小雪的不快，说：“跟着我！”她跑到那道苔藓帘子前，伸出爪子戳了戳。苔藓在她的脚掌下晃动起来，并且分开了！她的脚掌落到帘子后面的一个空洞里。

“这里有个洞！”小蓝激动地挤进去，发现自己到了一个沙洞里。沙洞的地面和墙壁都非常光滑。虽然里面没有猫，但它的一侧却有一个铺满苔藓的窝。“这是一个巢穴。”她透过苔藓帘子对小雪喊道。

“这里是松星的巢穴。”回答她的不是姐姐的声音。

小蓝吓得半天没敢动，然后赶忙退出了巢穴。难道自己又惹麻烦了？

一只浅银色公猫正坐在小雪身旁，他琥珀色的眼睛非常明亮。

“你好，小蓝。”

小蓝歪着脑袋。“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她问。

“是我负责给你接生的。”公猫对她说，“我是羽须，巫医的学徒。”他朝松星巢穴的方向点点头，“如果没有受到邀请，你是不应该进去的。”他的声



音很温和，但语气严肃。

“我没想到那是他的巢穴。我只是好奇苔藓后面是什么地方。”小蓝低头看着自己的脚掌，“你会告诉松星吗？”

“是的。”

小蓝心里有些不安。

“我最好还是告诉松星，他会闻到你的气味。”羽须解释道。

小蓝担心地抬头看着他，松星会说她现在不能当武士了吗？

“别担心。”羽须安慰道，“他不会因为这个就生气的，说不定还会赞赏你的好奇心呢。”

“那我也能去看看吗？”小雪问。

羽须的喉咙里发出咕噜声：“如果只有一只小猫的气味，那她还可能是出于好奇。”他告诉小雪，“可如果是两只的话，那就有捣乱的感觉了。”

小雪沮丧地垂下了尾巴。

“相信总有一天，你会有机会到里面去看看的。”羽须向她们保证说，“或者，我带你们去看望一下长老们吧？他们希望见到新出生的幼崽。”

她们又在被猫领着四处看了！小蓝有些恼火，毛发都竖了起来。但她想起石皮说过的话：优秀的武士会向自己的族猫学习。




羽须领着她们来到那棵倒树旁，从一根突出来的树枝下挤了过去。小蓝立马跟上他，小雪紧随其后。

在这棵乱蓬蓬的树上，每个缝隙里都长出了野草、香薇和青苔，使得正在腐烂的树皮变得绿意盎然。小蓝跟在羽须身后，在迷宫般的嫩枝间左穿右进，最后来到被树枝围绕的一片空地上。

一只身上长着疥癣（jiè xuǎn）的棕色公猫背对着树干躺在那里；一只玳瑁色母猫正在用舌头舔自己肩膀上的毛；还有一只公猫，浅橙色皮毛上点缀着白色斑点，他正在巢穴内的另一边吃一只老鼠。

羽须走近时，玳瑁色母猫抬起头。“你带老鼠胆汁来了吗？”她的眼神里充满了希望，“咕哝脚又长了一只虱子。”

“他还在坚持每天狩猎。”浅橙色公猫发表自己的看法，“当然会长虱子了。”

“野草须，我停止狩猎的那天，你就该为我守夜了。”咕哝脚说。

野草须又咬了一口老鼠肉。由于嘴巴里塞满了东西，他只能含混地说道：“反正我是永远不会停止狩猎的。最近这些日子，我们学徒的数量不够，捕获的食物供不应求。”

“小斑点和小豹很快就要开始训练了。”羽须提醒他们，“而且还有一对姐妹也快成为学徒了。”他闪到旁边，露出小蓝和小雪。

野草须放下口中的老鼠，抬起头来。咕哝脚坐直了身子，竖起耳朵。

“幼崽！”玳瑁色母猫的眼睛一下子亮起来。她急忙走上前，舔了舔小蓝的脸颊。小蓝连忙闪开，用脚掌擦了擦被弄湿的脸颊，强忍着没有发出不满的声音。小雪也受到了同样的欢迎。

“这是她们第一次离开育婴室，云雀鸣。”羽须解释说，“她们正想在松星的巢穴里做窝时，被我给发现了。”

“我们没有要——”小蓝开口表示异议。

“不用在意羽须的话。”云雀鸣打断了她，“所有猫都会被他取笑，这是做巫医的特权之一。”

“是巫医学徒。”羽须马上纠正说。

“哈！”咕哝脚将尾巴甩到身前，挡住了脚掌，“这就是说，当鹅羽那个又懒又老的家伙假装去寻找药草时，你就得去做所有本该由他来做的事情。”




“嘘！”云雀鸣严厉地看着她的同巢伙伴，“鹅羽做得很好。”

咕哝脚哼了一声。“他今天上午收集什么药草去了？”他问羽须。

巫医学徒动了动耳朵：“聚合草。”

“可是，我看到他正独自在猫头鹰树旁晒太阳，呼呼大睡呢。他的呼噜声都快把猎物给吓跑了。”咕哝脚用尾巴朝野草须正在享用的食物指了指，“我花了好长时间才找到这个。”

“他教了我很多东西。”羽须为自己的老师辩解道，“森林里的药草没有他不知道该怎么用的。”

“要是他愿意费心去把那些药草采回来就好了。”咕哝脚嘟囔着说。

羽须看了小蓝和小雪一眼。“别理会他们说的话。”他说，“鹅羽和咕哝脚从来就没正眼看过对方。”

“你不该说这些话，咕哝脚。”云雀鸣责备他说，“你知道的，鹅羽是她们家亲戚。”

“是吗？”小蓝眨了眨眼睛，看着这只玳瑁色母猫。

“他是你母亲的同胞兄弟。”云雀鸣边说边用尾巴将小蓝和小雪拢到身前，“来，和我们说说你们自己。”

“我叫小蓝，这是我姐姐小雪。我们的母亲是月花，父亲是暴尾。”小蓝尖声尖气地说，“今天是我们第一次从育婴室出来！”

野草须吞下最后一口老鼠肉，然后舔舔嘴唇：“欢迎加入我们的族群，小家伙们。我相信，你们很快就会捣蛋了。小猫们好像都管不好自己。”

小蓝立即竖起耳朵：“小豹和小斑点惹过麻烦吗？”

云雀鸣咕噜着说：“我还从没见过不捣蛋的小猫。”

小蓝听后，松了口气。她不希望自己是唯一招惹麻烦的猫。比如说，竟让一只松鼠落在了自己的脑袋上。

“松星也该让那两只猫当学徒了。”咕哝脚满腹牢骚，“他们懒散闲逛的时间太多了。我每次去新鲜猎物堆，都要被其中一只绊倒。他们总是在玩踢灰尘之类的无聊游戏。”

“我会问问捷风，明天是否可以带他们去森林里采药。”羽须提议道，“那样他们就有事情可忙了。”

小蓝睁大了眼睛。“去森林?”她问。

羽须点点头:“我们不会离营地太远的。”

那里肯定是斑爪带领小斑点和小豹要去的地方。在这片空地和巢穴之外，还有多大的地方呢?

小雪在小蓝旁边打起了哈欠。

“你最好把她们送回她们母亲那里。”云雀鸣劝告羽须说，“小雪好像马上就要趴下来睡觉了。”

小蓝转过身，看到姐姐的眼皮耷拉下来。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双腿疼了起来，肚子也在咕噜咕噜地叫。但她想了解更多的东西。咕哝脚身上的虱子是什么样子的?鹅羽现在在哪里?

“走吧。”羽须准备领着她们离开这个巢穴。

“我们在育婴室里怎么能学到东西呢?”小蓝表示反对。

“休息好了之后，才能学到更多的东西。”云雀鸣说。

“早些回来看我们!”野草须大声喊道。

当他们走在那一大片空地上时，小蓝的脚步有些蹒跚。虽然她心里还在琢磨着很多问题，可她的腿却累得有些迈不动了。



当羽须轻轻将她推进育婴室后，小蓝才感到如释重负。

“你们看到什么了，小家伙？”小蓝和小雪趴下身子，依偎到母亲身边时，月花问道。

“所有的一切。”小蓝打着哈欠说。

月花咕噜了一声：“不是一切，亲爱的。还有整个森林等着你们去探索，那里也只是族群领地的一部分。在那之外，还有很多土地——母亲嘴、高石山，甚至更远。”小蓝在母亲轻轻的话语中合上了眼睛。

“世界到底有多大啊？”小雪睡眼惺忪地问。

“只有星族才知道。”月花回答说。

小蓝想象着，树木、香薇、荨麻，还有金雀花一直从营地无限延伸出去的样子。她沮丧地说：“可是我的腿不够长，走不了那么远。”然后，她在母亲的话语声中慢慢停止了想象，逐渐进入梦乡。

“它们会长长的，我的宝贝，会长得很强壮，足以让你走遍整个森林。”



第二章　闯祸了

小蓝看着小雪的尾巴摇来摇去，强忍住想跳过去将它摁在地上的冲动。她担心那样做会把自己的毛弄脏。

“记住，”月花又舔了舔小蓝的耳朵，“要坐直身子，要有礼貌。”

小蓝转了转眼珠。

她们三个正在空地边上等候着。

“在你们睁开眼睛之后，这还是暴尾第一次见你们。”月花的提醒有些多余。小蓝因为兴奋，整个早上肚子都绷得紧紧的。她想让父亲看到，自己不再是一个爱哭的小不点儿了。

“他答应过，会在中午之前狩猎回来。”月花瞥了一眼金雀花屏障。

小蓝用力地把脚掌摁在地上。营地里的景象是新奇的，各种各样的气味也很新鲜。让她静静地坐着，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咕哝脚和云雀鸣已经从长老巢穴里出来了，羽须正衔着苔藓块向他们走去。小蓝猜想，那里面一定包着某种发臭的东西，因为他皱着鼻子，好像嘴里叼着的是狐狸屎一样。

在那片荨麻旁，一只亮姜黄色公猫正在和三名武士一起分享猎物。

“那是日落吗？”小蓝问。

“对。”月花开始给小雪整理皮毛，“和他在一起的那三个，是知更翅、褐斑和绒毛。”她说，“噢，画眉毛刚从武士巢穴里出来。”

小雪被母亲舔得有些烦躁，对小蓝抱怨道：“她给你清理的时候，也这么用力吗？”但小蓝好像没听到似的。她正专心地盯着那几名武士，她想记住知更翅那身棕色的皮毛，这样打斗的时候，她就能够将知更翅和其他武士区分开。她觉得，褐斑会比较难辨认出来，因为他长着浅色的虎斑皮毛。不过，褐斑的耳朵尖上长着几簇毛，她会记住这个特征的。绒毛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容易被认出来，因为他背上的毛发是竖起的，就像刺猬。画眉毛有一双

明亮的绿眼睛，胸膛上有一块白色的毛，像一团蓬松的云。他的皮毛是沙灰色的，就像在育婴室里她和小雪玩耍的鹅卵石的颜色。他的体形也比其他武士要小一些。

“画眉毛是不是发育不良啊？”小蓝问母亲。

月花咕噜了一声：“不是的，小宝贝。他在武士中年龄最小，一个星期前才成为武士。以后你就会发现，他还在继续长大。”

金雀花屏障发出了沙沙的响声，小蓝四下看了看。是暴尾吗？当她看到是石皮叼着一只鸟走进营地时，不免有些失望。她慢慢地移向一边，希望不要被石皮注意到。小蓝心里没底，不知道他是否会原谅自己上次闯入武士巢穴的行为。

“这是偷袭行为！”斑爪在空地另一边吼道。她从白爪身边打个滚儿翻开，然后跳起来。那两只母猫正在树桩旁边练习战斗动作。

白爪抖了抖自己的毛发。“我哪里偷袭了！这纯粹是技巧！”她不满地盯着自己的同巢伙伴，那只灰蒙蒙的眼睛在阳光下闪烁着。小蓝知道，她那只眼睛看不到东西，但她的听觉很敏锐，悄悄袭击她是不可能的。小蓝和小雪已经试过好多次了。

“碰巧罢了！”斑爪争辩说，“小斑点都会比你做得更好！”

小斑点在哪里？

小蓝环视四周。哈，在那里！小豹和小斑点正蹲伏在武士巢穴外，互相对视着，好像在盘算什么事情。他们要干什么？

“我已经够干净了！”

小蓝的注意力突然回到姐姐小雪身上，她发现姐姐避开了母亲的舔梳。

月花坐了回去：“你的样子很可爱。”

小雪哼了一声，用脚掌将耳朵上的湿毛弄乱。小蓝呼了一口气，敏捷地将脚掌整齐地放在身前。请让暴尾以我为荣吧！月花曾不断地重复告诉她们，她们的父亲是一名多么了不起的武士，多么勇敢，多么擅长战斗，是雷族最优秀的武士之一。

希望我长大后能像他那样。

“暴尾为什么不来育婴室看我们？”小雪抱怨道，“蝰（kuí）蛇牙就总是

来育婴室看望小斑点和小豹。他上次还给他们带来了一只老鼠。”

“你们刚出生的时候，父亲就来看过你们了。”月花举起一只脚掌，按住小雪正在摆动的尾巴，然后用它盖住小雪的脚掌，“他是一名非常重要的武士，没有时间给你们带好吃的来。”她退后一步，再次上上下下仔细看了看自己的孩子们，“而且，你们现在太小，还不能吃老鼠。”

小蓝朝太阳望了望，不由得挤了挤眼睛，太阳几乎在头顶的正上方，暴尾很快就会回来了。小蓝扭身看着金雀花屏障，她知道，武士巡逻队中午会从屏障中间的那个空隙处钻出来。小斑点告诉过她族群生活方面的事情——狩猎巡逻队和边界巡逻队，他还解释了武士应该先为族群狩猎，然后才是为自己。

小蓝下定决心：我一定要确保让自己的族猫吃好，即使自己挨饿也要做到这一点。

月花的身体一僵，鼻子颤动起来：“他来了！”

“在哪里？”小雪跳起来，迅速转过身，扬起的灰尘落在小蓝的皮毛上。

“快坐下来！”月花命令她。

小雪立刻坐下来，又用尾巴盖住脚掌。这时，小蓝看到金雀花屏障在动。一只深棕色虎斑猫叼着一只画眉鸟从入口处走进来，他身后跟着一只浅色虎斑母猫。

“那是谁呀？”那两只被叼在虎斑母猫嘴里的田鼠，让小蓝印象深刻。

“公猫是麻雀毛，母猫是纹尾。”月花竖起耳朵，“他来了！”

一只体形巨大的蓝灰色公猫跟在纹尾身后走进营地。他的双肩碰到了入口处两边的金雀花，使得金雀花刺震颤起来。他宽阔的头高昂着，下巴微抬，蓝色的眼睛像星星一样闪亮。他嘴里咬着的松鼠是小蓝见过的最大的松鼠。

“瞧他给我们带什么东西来玩了！”小雪气喘吁吁地说。

“那不是给我们的，笨蛋！”小蓝低声说。因为她想起了小斑点说过的话，“那是给整个族群的。”

“我们会吃掉它，而不是拿它来玩。”月花听到后也严厉地插话进来。

看到父亲随着巡逻队走向新鲜猎物堆，将那只松鼠放在其他猎物旁，小雪的肩膀垂了下来。这时，她们的父亲转过身，环视着营地。

“坐直了！”月花悄声对她们说。

小蓝心想：如果自己坐得再直一点儿，可能就会仰面倒下去了。但她仍然使出最大的力气，坚持一动不动地坐着，直到暴尾的目光最终落到她们身上。

母亲的喉咙里咕噜响了一声："暴尾。"月花用尾巴示意他看看小雪和小蓝，"来，看看你的孩子们。"

暴尾向她们走过来，然后停住脚步。"她们睁开眼睛的样子更乖。"他评论道。他的声音非常低沉，听起来更像是在咆哮。

"你看见了吗？"月花提醒他，"她们两个都像你一样，眼睛是蓝色的。"

是的！小蓝将眼睛睁得更大了，好让父亲感到吃惊。可是，他好像看都没看她，就转向了月花，"看样子，她们会成为优秀的武士。"






“当然会了。”月花说，“她们可是你的孩子。”

小蓝走上前，问道：“抓那只松鼠的时候难吗？”她希望暴尾再看看自己。他也许会注意到，小蓝的皮毛和他的是多么相像。

暴尾低下头看着她，眨了眨眼睛：“肥胖的松鼠很容易就可以抓到。”

“你会教我们怎样抓松鼠吗？”小雪问。她的尾巴又在身后激起了灰尘。

“你们的老师会教你们。”暴尾回答说，“我希望松星会为你们挑选好老师。”

他会选谁呢？小蓝的目光移到武士巢穴。

树枝动了动，蝰蛇牙走了出来。小豹和小斑点高兴地叫着向他扑过去。蝰蛇牙的身子摇了摇，夸张地发出吃惊的哼哼声，然后假装摔倒在地。小豹和小斑点跳到他的肚子上，但蝰蛇牙咕咚一声将他们掀翻下来，然后一边高声叫喊着，一边追逐他们，跑到了武士巢穴的后面。

暴尾瞥了一眼正在嬉闹的他们，动了动耳朵。也许，他在想象和孩子们更亲密一些，与她们一起玩耍的情景。

“松星要我去和他一起分享猎物。”暴尾告诉月花。

小蓝眨了眨眼睛。“现在？”他要马上离开吗？“我们可以和你一起去吗？”

暴尾看了她一眼。她不由得有些退缩，因为她发现父亲的眼中流露出警告和不爽的神色。难道他不喜欢我们吗？

“小猫应该待在育婴室附近。”他低声说道。

暴尾转身离开，小蓝的心随之沉了下去。但当看到他停住脚步，转回头时，小蓝心中又升起一丝希望。难道他改变主意了？

“石皮告诉我，你昨天吵醒了他。”暴尾吼道，“以后离武士巢穴远点儿。”说完，他转过头，径直走开了。

小蓝失望地注视着他的背影，心里空荡荡的。

月花用尾巴拂过小蓝鼓起的腹部。“暴尾只是在给你忠告。”她说，“这样你下次就会知道了。”

小蓝盯着自己的脚掌，真希望自己没犯过那样愚蠢的错误。

小雪正在母亲旁边跳来跳去。“我们下次当然会知道。他以为我们是鼠脑子吗？”她停下来，眨眨眼睛，“如果松星想和他一起分享猎物，那他肯定




是一名非常非常重要的武士。"

"是的。"月花看着暴尾叼起他抓到的那只松鼠，去找雷族族长。然后，她看着小蓝，眼里充满爱意，"他以后肯定会有更多时间来看你们的。"

小蓝抬起下巴。"他刚才说，我们会成为优秀的武士！"她努力将自己的失落感抛到脑后，然后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证明他的话是正确的。

"月花！"一声招呼把小蓝吓了一跳。她转过身，看到一只公猫从香薇形成的通道中悠闲地走出来。

他灰色的皮毛上有一些斑点，眼睛是浅蓝色的，"伟大的武士看过他的孩子了？"

月花眯起眼睛："当然。"

小雪的眼睛亮起来："你是鹅羽吗？"

"你怎么猜到的？"

"那里是巫医巢穴，不是吗？"小雪的鼻子朝香薇通道的方向动了动，"所以，你肯定就是鹅羽。"

这只公猫坐下来。"你又怎么能断定，我不是刚去拜访过鹅羽，从巫医巢穴走出来的呢？"他嗅了嗅鼻子。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会看到你进去的！"小雪回答说，"我们已经坐在这里很久很久了。"

"真的吗？"鹅羽看着月花。

月花摆了摆尾巴。

小蓝嗅了嗅这名巫医："你的气味和羽须的很像。"他的毛上带着浓烈的陌生植物的气味，还有草垫的霉味，"他说，你知道森林里所有药草的名字。"

"他说得没错。"鹅羽开始洗脸。

小雪从她身边挤过去："咕哝脚说，你——"

"我们不用为咕哝脚说的那些话而担心。"月花没让女儿继续说下去。

鹅羽停了下来，眼睛亮闪闪的："我对咕哝脚说的任何话都感到好奇。"

小蓝绕过姐姐，用尾巴挡住了她的嘴巴："他说你几乎每天都出去采药。"

鹅羽的喉咙里响起了咕噜声："这只小猫很聪明。"

"我也很聪明！"小雪赶紧说道。

“当然！”鹅羽的胡须颤了颤，“你是月花的孩子，而她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一只猫。”他朝暴尾的方向瞟了一眼，“在很多方面都很聪明。”说着，他仰面翻倒在地，肩膀在温暖粗糙的地面上磨蹭起来，“又看到新叶季了，真好。”

小蓝很喜欢这只公猫。他很风趣，而且态度友好。小蓝很高兴和他是亲戚。

“你还做些别的什么吗？”小雪急切地问。

鹅羽坐起身，抬起一只脚掌捋顺了胡须：“你是指除了保持整个族群的健康之外的事吗？”

小蓝听到母亲叹了口气。难道她不为自己的同胞兄弟感到自豪吗？

“我还负责解释来自星族的一些征兆。”鹅羽继续说。

小蓝竖起了耳朵：“什么样的征兆？”

鹅羽耸耸肩：“比如说，云。”

小蓝揉揉眼睛，抬起头——蔚蓝的晴空被树木环绕着，柔和的白云点缀其中，云朵正迅速地从他们头顶飘过。

鹅羽清清嗓子：“我看看就知道是什么征兆，此时，星族看到小猫们正忙着变成学徒呢。”



一只毛色斑驳的棕色虎斑公猫从旁边慢慢走过时，斜眼瞟了瞟巫医。

鹅羽对这只公猫点点头："你好，蝰蛇牙。"

"又有预言了?"蝰蛇牙调侃地说道。

小蓝看着这名武士，不禁眨了眨眼睛。难道他不相信预言?

小雪几乎坐不住了："小猫变成学徒，是指我们吗?"

"也许吧。"鹅羽说。

蝰蛇牙哼了一声，走开了。

小蓝将脑袋歪向一边："你怎么知道星族是在给你传递信息，而不是给其他某个族群呢?"

"经验会告诉我。"鹅羽将头转向那个香薇通道，"你们想去看看巫医巢穴吗?"

小蓝猛地站起来："哦，想啊，请允许我们去吧!"营地中，只有那里她还没有去过。

"月花!"松星大声对这名猫后喊道。

"来了!"月花犹豫地看了一眼鹅羽，"你能独自照看她们一会儿吗?"

我们不需要照看! 小蓝心里愤愤地想。

"当然可以。"鹅羽说。

月花迈步向暴尾和松星走去。鹅羽则带着小蓝和小雪钻过那条凉爽的绿色香薇通道，来到一块长满草的空地上。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药草味，草地上散落着一些小蓝不认识的叶子。空地四周几乎长满了香薇，只有一边没有，因为那里竖立着一块高大的岩石。岩石中间有一道裂缝，足够一只猫在里面做个窝。

一声嘶哑的叫声从香薇丛中的空隙处传来。

"小耳的伤快好了。"鹅羽一边解释，一边向隐藏在绿色屏障内的伤员走去，"幸好咬伤他的是一条小毒蛇，不过，还要过一两天毒液才能从体内完全排出。"说着，他消失在了香薇后面，"我一会儿就出来。"

"走。"小雪将脚掌上的一片叶子抖落，悄声说，"我们去岩石里面看看。"

小蓝有些犹豫。暴尾刚刚告诉过她，不要到不属于她的地方乱看。

"没事的。"小雪鼓励她说，"是鹅羽要我们来看他的巢穴的。"

小蓝看了看巫医消失的地方，叶柄还在颤动。“我想，是这样的。”她边说边快步跟着小雪，来到岩石中那个黑暗的缝隙边。

“我先进去。”小雪进入那个缝隙之后，白色的毛发立即被阴影完全吞没。小蓝跟着走进去，突如其来的黑暗让她眨了眨眼，之后鼻子和嘴巴里立刻灌满了浓烈的气味。

“快看这些药草！”小雪尖声叫道。

小蓝用力睁大双眼，想要适应洞内的微弱光线。最后，她看到小雪的目光在巢穴一边堆放着的一摞摞药草和种子之间扫来扫去。

小雪抓起一片深绿色的叶子：“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的？”

小蓝皱起鼻子，凑近这片叶子，小心翼翼地嗅了嗅，感觉酸溜溜的。

“我敢打赌，你不敢吃它。”小雪故意激怒她。

小蓝眨眨眼，往后退了退。

“胆小鬼！”

“我不是胆小鬼！好吧，我吃！”她俯下身，咬住那片叶子，顿时觉得舌头上好像粘了一层毛，味道非常苦，差点儿让她窒息。她把叶子吐出来，然后舔了舔脚掌，想把那种气味消除掉，“太恶心了！”

小雪憋着没笑出声。

“好了，聪明的学徒！轮到你了。”小蓝生气地用脚掌拂过一堆颗粒很小的黑色种子，“吃一粒试试。”

“好！”小雪低下头，舔起两粒种子吞下去，然后舔舔嘴唇。“味道好极啦！”她眼睛放光，大声说道。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月花的尖叫声把她俩吓得跳了起来。母亲抓着小蓝的后颈，将她丢到草地上，然后又把小雪拽了出来。

“你们在里面吃什么东西了？”月花逼问道，她的眼睛里闪着恐惧的神色。

小蓝回头看着她，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吃了吗？”月花吼了起来。

“我……我已经把吃的东西吐出来了。”小蓝结结巴巴地说，又不安地瞥了一眼小雪。

“你呢？”月花的目光移到小蓝的姐姐身上。

小雪盯着自己的脚掌。“我吞了点儿东西。”她嘟囔着。

“鹅羽！”

巫医从小耳的窝里探出头：“什么事？”

“孩子们刚才在你的巢穴里，小雪吞吃了什么东西。”

鹅羽眨了眨眼，然后从那个香薇做成的窝里跳出来，急匆匆地走过来。

“赶快弄清楚是什么东西！”月花凶巴巴地说。

鹅羽已经回到了他的巢穴里，片刻之后，他冲了出来。

“看样子，她们吃的是罂粟籽。”他说。

小蓝垂下了头，她根本不该挑衅小雪的。

“你吞下了多少粒？”鹅羽生气地睁大眼睛追问道。

“两粒。”小雪极小声地回答说。

鹅羽叹着气坐了下来。“她不会有事的。”他说，“两粒罂粟籽只会让她很想睡觉。”

“只会让她睡觉？”月花的毛都竖了起来，“你确定吗？”

“当然确定。”鹅羽立即回答道，“带她回






育婴室吧，让她睡一觉就好了。”

“你不觉得她待在这里更好吗？”月花摆摆尾巴，提醒道。

“你看着她，肯定比我看着她更合适。”鹅羽说，“我还要照看小耳。”

月花哼了一声：“走吧。”她推着小雪，朝香薇通道的方向走去。小蓝连忙跟上去。

“她不会有事的！”鹅羽在她身后大声说道。

“她最好没事。”月花黑着脸低声说。

当月花带着她们大步穿过营地里的那片空地时，小蓝非常清楚，母亲心中又气又怕。

“愚蠢的公猫！”这名猫后嘟囔着，“真不知道星族当初怎么会让他成为一名巫医。”

小蓝内心的歉疚让她非常不安，因为是她让小雪吃下罂粟籽的。

“再也不要到巫医巢穴去了！”月花责备道，“离那地方远点儿！”

“但是，如果——”小蓝开口说道。

“不要再说了！”她们到达育婴室旁时，月花咬住小雪的后颈，将她从入口处塞了进去。小蓝连忙自己爬进去，免得月花像对姐姐那样对待她。

母亲为什么对鹅羽生这么大的气呢？是小雪自己吃的罂粟籽啊！

不，是我故意激她吃的。小蓝在她们的窝边坐下来，身上的毛发警觉地竖立着。小雪则蜷缩在窝里，她的目光已经显得有些呆滞，露出了睡意。

月花躺下来，开始轻轻拍打小雪的背。

捷风在她的窝里动了动：“出什么事了？”

“鹅羽竟让小雪吃了罂粟籽！”月花的眼里露出担忧的神色。

罂粟曙坐起身：“他都做了些什么！”

小蓝羞得浑身燥热，这不是鹅羽的错。如果要怪罪的话，应该怪自己才对。“鹅羽根本不知道我们在他的巢穴里。”她指出。

“他应该知道的，他应该事先警告你们的。”月花闻了闻已经熟睡的小雪，“可他竟然把两个孩子扔在一大堆药草中间。”

“真遗憾羽须当时不在。”捷风插话道，“他应该看好她们的。”

月花又开始给小雪洗脸，动作更加轻柔。小蓝感受得到母亲身上散发出




来的担忧的气息，她自己的毛也一直竖着。“小雪不会死的，对吗？”

罂粟曙从窝里走过来，亲了亲小蓝的面颊。“别担心，小宝贝。”这名猫后看了月花一眼，小声问道：“她吃了多少？”

“两粒。”

罂粟曙舒了口气。“好好睡上一觉就没事了。”她肯定地说。

求求你了，星族，保佑她不要出事。小蓝的尾巴颤抖着。

她身体僵硬地蜷缩在窝边，心中掠过一丝罪恶感。

“别担心，小蓝。”月花用尾巴把她拉进窝里，“我会照看她的，你睡觉吧。”

小蓝闭上了眼睛，但是不看到小雪安然无恙，她是睡不着的。我再也不会让她进入鹅羽的巢穴了！

“所有年龄够大，能独自狩猎的猫都到高岩下集合，参加族群会议。”

松星的喊声吵醒了小蓝。她兴奋地爬起来，要召开族群会议了！接着，她想起了小雪，身体不由得僵硬起来。她屏住呼吸，轻轻嗅了嗅姐姐，闻起来状况还可以。此刻，小雪正轻轻地发出鼾声。

月花用舌头舔了舔小蓝的耳朵。“别担心。”她低声说，“小雪没事了。”月花的眼神有些呆滞，好像整晚都没有睡觉。“我一直都在照看她。”妈妈轻轻地推了推那团白色的小毛球，“小雪。”

小雪嘟哝一声，用脚掌紧紧盖住自己的嘴巴：“不要再叫我了！你一整晚都在戳我！”

小蓝顿时放下心来，小雪没事。她将鼻子抵在月花的脸颊上，咕噜了一声。罂粟曙伸展开前掌，打着哈欠：“小雪怎么样了？”

“她好了。”月花说。

“她以后不会再那样了。”罂粟曙从她的窝里爬出来，“你去参加会议吗？”

小雪突然睁开眼睛，跳了起来：“要开会啊！”

小蓝终于长舒了口气。姐姐看起来精神不错，就像鹅羽说的那样，罂粟籽的效力肯定已经消失了。“我们可以去吗？”小蓝轻声问道。

月花疲惫地点点头：“如果你们表现好的话。”




“我们会好好表现的！”小蓝保证道。

月花缓慢地站起身，向巢穴出口走去。

“捷风在哪里？”小雪好奇地问。

小蓝看到捷风的窝是空的：“小豹和小斑点也出去了。”

“我想，他们应该已经在营地的空地上了。”月花回头大声说道，接着从黑莓丛的空隙间钻了出去。

小蓝跟在母亲身后爬了出去。早晨的阳光透过营地周围的树木，柔和地照射进来。空地上已经挤满了族猫，大家都在兴奋地低语，松星从高岩上俯视着他们。

鹅羽坐在香薇通道的入口旁，羽须则在褐斑和麻雀毛之间绕来绕去，绒毛和知更翅坐在高岩投下的阴影中。小蓝发现，暴尾正在和风飞聊天。她想引起父亲的注意，但他与那只灰色虎斑武士正聊得起劲儿。

咕哝脚、野草须和云雀鸣鱼贯而出，使得那棵倒在地上的树的枝条颤动了起来。

“快点儿。”月花小声说，并轻轻推着小蓝和小雪，从斑爪和白爪旁边走过。那两名学徒正在为争夺树桩上最好的位置而相互推搡着。

“这里。”月花在纹尾和石皮身后坐了下来，“现在坐好，不要讲话。”

石皮扭过头看着她们：“第一次来见识族群会议，是吗？”

小蓝点点头。看到这名武士温和的目光，她的心情轻松起来。然后，她回头看了看母亲。“你确定，我们和你一起留在这里没关系吗？”她低声问，“我们的年龄还小，还不能自己狩猎。”

月花点点头。“只要你们不说话，就没事。”她转向石皮，“你知道这次会议要讲什么吗？”

纹尾转过身，抢在石皮之前做出回答：“我想，松星为我们的两只小猫做了某些安排。”

小蓝的心突然一沉。也许因为她和小雪去了她们不该去的地方，松星要让她俩离开呢。恐惧让她的毛发竖了起来，她瞥了姐姐一眼，然后抬起头看着松星。但是，雷族族长正盯着另外两只小猫。

小豹和小斑点正坐在高岩下方。族猫已经退开，在他们周围留下一片空




地。他们遇到麻烦了吗？在营区空地的另一边，捷风正坐在蝰蛇牙的身边。他们不可能是遇上了麻烦，捷风的眼中闪耀着自豪的光芒，蝰蛇牙则挺胸抬头，就像松星和族猫讲话时的架势。

“新叶季带来了温暖和新的希望。更重要的是，它还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生命。”这只红棕色的公猫略微伸展了一下身体，目光掠过族猫，投向小雪和小蓝，“欢迎月花和暴尾的孩子们加入雷族。虽然她们年龄还小，不适合参加族群大会……”

小蓝顿时紧张起来。

“……不过，我很高兴她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场将来有一天也会为她们举行的仪式。”

当族猫们回头望向她和小雪时，小蓝激动得心跳加快。

“小豹和小斑点。”松星再次吸引了大家的注意，所有猫的目光都盯在高岩下方那两只年轻猫的身上。“你们来到我们中间有六个月了，已经知道雷族猫应该知道的基础知识。今天，是你们将要开始学习如何成为雷族武士的日子。”

在族猫们的喝彩声中，松星继续发言。

“小豹！”

当听到自己的名字时，小豹走上前，抬起双眼，向站在高岩边缘的松星望去。

“从今天起，你将被称为豹爪。”松星的目光转向知更翅，“知更翅，你来训练她。以前，咕哝脚是你的老师，所以我希望，你把他教给你的狩猎技术传授给豹爪。”知更翅低头致敬之后，走上前，站在她的新学徒身边。

“小斑点，”松星接着说，“我已经看到，你的眼中闪耀着和你父亲一样的勇气。从现在起，你将被称为斑点爪，绒毛就是你的老师。你要认真听他的话，他虽然年轻，但他的聪明才智足以教会你如何巧妙地运用你的勇气。”

所有猫都高兴地低语起来。“斑点爪！”捷风自豪的呼喊声在距离高岩较远的地方响起。“豹爪！”

斑爪纵身跳下树桩，在猫群中穿梭前进。白爪紧随其后。

“我们已经给你们做好了窝。”斑爪对新加入的学徒们说。

“用的是我找的苔藓哦。”白爪指出。

小蓝感到非常痛苦，她马上就会失去两个同巢伙伴。“难道捷风不会想念他们吗？”她问月花。

“会的。”母亲的眼神有些呆滞，但这次并没有露出倦意。“过来。”她的声音有些沙哑。她用尾巴将两个孩子拢到身边，准备领着她们回育婴室去。

“我们不能向斑点爪和豹爪表示祝贺吗？”小蓝一边用脚掌挖着柔软的泥土，一边问。

月花用嘴巴将她轻轻地向前推去：“他们要忙着认识同巢穴的新猫。”

“我们很快也会成为他们的同巢伙伴。”小雪兴奋地说。

月花的双耳动了动：“六个月之内，你们是成不了的！或许到成为学徒的时候，你们就能学会不吃罂粟籽了。”





第三章　梦想成真

在梦中，小蓝扑向一只蝴蝶，将它从空中击落。当把它摁到地上时，它的翅膀触到了小蓝的鼻子，弄得她痒痒的。小蓝想看着它飞走，所以任由它拍打着翅膀飞起来。随后，蝴蝶猛地向空中飞去，飞到她无法抓到的地方。但是，她的鼻子上仍然有东西，痒痒的。

她打了一个喷嚏，然后就醒了。

一条毛茸茸的短尾巴正颤动着，从罂粟曙填得过满的窝里垂到小蓝的嘴巴上，她用力地将它扒拉开。小雪的整个身体都压在她的背部，让她感到浑身发热，好像被挤扁了。

小蓝和小雪已经不再是育婴室里最小的猫了。四个月前，罂粟曙生下了她的孩子，两只母猫和一只公猫，分别叫小甜、小玫和小蓟。小蓟这个名字是小蓝提议的，因为他灰白色的毛发长而尖，像刺一样直立着，幸好比真正的蓟柔软得多。小玫这个名字则是小雪提议的，因为她的尾巴呈粉橙色。小甜长着掺杂玳瑁色的白毛，她的名字是根据松星的母亲甜蔷薇的名字取的。

刚开始的时候，有更多的小猫一起玩耍是件很有乐趣的事。但现在，小蓝觉得自己几乎没有空间可以舒展身体。虽然月花大多数晚上都在武士巢穴睡觉，但育婴室还是让小蓝感到拥挤。小蓟、小甜和小玫长得很快，似乎随时都会从罂粟曙的窝里掉出来。两个月前，纹尾也生下了两只小猫：小狮和小金，他们几乎从没停止过扭动，也没有停止过呜咽。

不过他们现在都安静了。可是当小蓝再次闭上眼睛时，睡梦中的罂粟曙又打起了呼噜，还挣脱了小玫和小甜的束缚，叹着气滚到一边。小蓟也跟着滚了过去，下巴靠在母亲的腹部，开始发出响亮的鼾声。

我还能睡得着吗？

小蓝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一阵寒意掠过她修长而光滑的尾巴。随着落叶季的来临，早晨已开始渐渐变凉。尽管育婴室里比较暖和，但还是有丝丝




寒气穿过黑莓丛屏障，渗入巢穴内。小蓝看了看纹尾的窝，有些羡慕小狮那浓密的毛发。他脖子周围的毛竟然像鬃毛一样耸了起来。小金的体形看起来比她哥哥小得多，浅姜黄色的毛发非常光滑。她在小狮旁边轻轻动了动，向母亲靠得更紧了。

为了不吵醒其他猫，小蓝小心翼翼地挤出了育婴室。营地里静悄悄的，她可以独自静静地享受黎明前的宁静。此刻的天空还是灰色的，像鸽子的翅膀一样，轻轻地在头顶上空展开。她在空气中闻出了麻雀毛、风飞以及蝰蛇牙的气味，是刚刚留下的。他们肯定才离开营地，去执行黎明巡逻的任务了。干枯的棕色叶子从树上旋转着飘下，随后轻轻落在冰冷而空旷的地面上。她用力将脚掌按住地面，强忍着看到落叶便想跃起抓住的冲动。因为只有幼崽才会那样做，而她就快要成为学徒了。

小蓝张开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任由森林的气息洗涤自己的口腔。森林里弥漫着一股发霉的气味，就像新鲜猎物一样失去了芬芳。她垂涎（xián）欲滴，渴望置身于金雀花屏障之外的树林中。

小蓝走向金雀花屏障，入口处飘来充满诱惑的气味。她探出口鼻，想透过通道看看，是什么藏在外面那片黎明前的阴影中。

“你想出去吗？”

日落的声音吓了她一跳，她心虚地转过身。

“我只是看看。”她说。

“如果你想出去的话，我可以带你出去。”雷族副族长主动说道。

小蓝眨了眨眼睛：“那松星呢？他不会生气吧？”

“如果你和我一起出去的话，他是不会生气的。”

“我可以把小雪叫上吗？”小蓝问，“我敢打赌，她也想一起去。”

“让小雪睡觉吧。”日落温和地说着，迈步进入了通道。

小蓝激动得简直要喘不过气来了。她跟在日落身后，感觉到自己的尾巴擦到了金雀花，而脚下的地面因为常有猫来回踩踏，也变得非常光滑。

一钻出通道，森林的气息便扑面而来。叶子、泥土、苔藓、猎物——各种各样浓郁的气味，她的舌头似乎都可以品尝出来。

一阵风吹过她的胡须。风的气息里没有熟悉的营地气味，闻起来陌生而




野性。风嗖嗖地吹过树林时，头顶的叶子沙沙作响。在她的四周，落叶季浓烈的色彩点缀着森林，就像猫身上玳瑁色的毛发。森林地面上长着浓密的灌木丛，在清晨的光线中，如同树影一般。

日落领着她走过一条布满掌印的小径，来到一个坡脚下。那道坡非常陡峭，她抻长了脖子才能看到坡顶。“这里是雷族领地的中心地带。”日落向上看了一眼，“从那边的溪谷顶上起，我们的领地就全被森林覆盖了。”

小蓝眨了眨眼睛：“你爬上去过？”她观察着这个斜坡，想看看族猫是沿着哪条路线在岩石和灌木丛中前进的。

“这是最容易走的一条小径。”日落来到两块巨石之间的空隙旁，空隙已经被小石头和泥土填成一个斜坡。他敏捷地跳到斜坡上面，然后再从那里跳到一块巨石上，低头看着小蓝说：“你也试试。”

小蓝试探性地走到那块岩石底端的斜坡上。起初的一段距离还比较容易爬，但随后斜坡突然变陡，她的脚掌开始因为地面松软且布满石子的泥土而打滑。伴随着剧烈的心跳，她拼命地跃向日落等候着她的那块巨石，抓挠着勉强在他旁边站稳。

小蓝觉得很没面子，于是抖了抖自己的毛发。

“通过练习之后，你就会感觉容易一些的。”日落转过身，领着她沿斜坡爬上一条弯曲泥泞的雨水沟，走到了另一块巨石的脚下。

小蓝恐惧地看着这一切。他是想让我爬这个吗？

日落正眯缝着眼睛，注视着岩石光滑的表面：“你看到那些可以抓握的坑坑洼洼了吗？”

小蓝仔细地打量着这块岩石，发现石头上有一些缺口和裂缝。一侧的凹陷处有个可以落脚的地方，那上方就有一条缝隙，可以让她的爪子抓上去。在岩石的上方，也有一处有用的裂缝。

这些小小的缝隙能够让她爬到顶端吗？

她等着日落带路，但他扬了扬下巴，示意她上去。“你先上。”日落说，“我就在下面，防止你滑落。”

我不会滑落的。

她向后蹲下，眼睛盯着自己可能会抓住的第一个略微突出的位置，绷紧

肌肉，准备起跳。接着她颤抖着用力跳起来，腹部的毛擦到了岩石。她的一只爪子钩到了那个裂口，将身体向上拉起，后掌抵在岩石上的那块凹陷处。这时，她惊讶地发觉自己已经到了下一个裂缝旁，于是再次紧紧抓住，向上爬去。最后，她发现自己已经奇迹般地站在岩石顶部，大口喘息着。

小蓝顺着陡峭的岩石向下望去，看到还在下面的日落显得很渺小。她真的只蹦了几下，就跳了这么远吗？她现在和营地周围的树顶一样高了，刚好可以看到那些高高的树枝。整个绿叶季松鼠们都在那里奔跑跳跃，她早就被逗弄得跃跃欲试了。

"棒极了！"日落悄无声息地落在她身旁，"接下来，你想去哪里看看？"

小蓝回身看了看。灌木丛和低矮的树木突显出来，它们的根相互缠绕着，扎入坚硬的泥土，牢牢地屹（yì）立在陡峭的斜坡上。她发现了一条险峻却常常有猫行走的小路，蜿蜒着从一棵弯曲的榛树树干旁穿过。

"那边！"她说。还没得到回答，她就匆忙地沿着那条小路跑去。路越来越陡，越来越曲折，开始在矗（chù）立于溪谷顶部的岩石间蜿蜒前进。她就快要到达顶峰了！森林离她只有几条尾巴那么远了。

突然，她脚下一滑。

脚下的泥土崩塌了，惊慌如闪电般袭遍全身。她向下滑去，腹部摩擦着路面。她哀号一声，胡乱扑腾着想抓住些什么。

一个柔软的东西阻止了她继续下滑。

"我抓住你了！"日落扭动着从小蓝的身体下挣脱出来，抓住她的后颈让她停稳。小蓝望着下面陡峭起伏的斜坡，心怦怦直跳。她颤抖着站起来，等重新站稳后，日落才放开她。

"对不起。"小蓝说，"我不该跑这么快的。"

日落用尾巴轻轻拍了拍她的耳朵："等你再长大一些，你的后腿就会更有力气，到时候就可以走这条路了。现在，我们先走这条小路吧。"

小蓝顺着他的目光，看到一条石头小径穿过一大片稍小些的岩石盘旋而上。她紧紧地跟在日落身后，踩着他的脚印，一直走到距离溪谷顶部只有一尾远的地方。小径的尽头是一块突兀的岩石，在他们上方向外倾斜，如同一道陡峭的岩壁。小蓝深吸了口气，然后纵身一跃，伸出前掌抓住长满野草的

岩石边缘，使劲往上爬。她看到日落俯身向前，牙齿朝她的后颈咬过来。

“我自己能行！”在日落还没抓到她之前，小蓝便夸下海口。她把浑身的肌肉绷得紧紧的，终于爬上岩边，喘着气咚的一声落在柔软的草地上。

“干得漂亮。”日落祝贺她说。

小蓝气喘吁吁地朝溪谷下看去。他们的营地已被树顶挡住，几乎看不到了。那片空地仿佛是从赤褐色的叶子中飞溅出来的白色斑点。她扭过头，朝森林看去。森林边缘是浓密的灌木丛，树木一直延伸到远处，黑压压的。树枝在风中颤抖，嘎吱作响。她浑身一颤，在那里好容易迷路啊！但是，她仍然渴望踏进去，探究每一个神秘的地方，察看每一棵树干和每一片香薇。

“那里是巡逻队每天进行狩猎的地方吗？”她低声问。

日落点点头：“你很快也会和他们一起去的。”

我现在就想和他们一起去！

突然，日落紧张起来。他睁圆眼睛，望向树丛。片刻之后，沉重的脚步声响起，在森林深处回荡，显得有些异样，而且越来越近，矮树丛随之沙沙作响。最后，小蓝才看清一群猫的身影正向他们飞奔而来。






她慢慢地靠近日落："那是谁啊？"

"黎明巡逻队。"日落的声音有些紧张，"出事了。"

麻雀毛突然从一排香薇丛中冲了出来，黄色的眼睛在黎明前的光线中闪烁着。他猛地在溪谷悬崖边刹住脚步，蝰蛇牙、风飞和画眉毛紧挨着停在他的身后。

"出什么事了？"日落立刻问道。

"风族一直在偷窃我们的猎物！"麻雀毛嘶吼道，"我们必须告诉松星。"随后，他和紧跟在身后的巡逻队成员一起从溪谷边冲了下去。

"我们回营地吧。"日落转过身，也跟着他的族猫消失在溪谷边。

小蓝浑身发抖。这意味着将要发生战争了？

当她的前掌从崖边滑下时，她停了下来。太阳正从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阳光洒在森林上空，将树顶染成了粉红色。她的心中生出一股自豪与兴奋。这是她的领地！如今她的族群遇到了麻烦。她非常肯定，自己会不惜一切地帮助他们。她连滚带滑地从陡峭的岩石上掉了下来，挣扎着爬过那块巨大的岩石，然后沿着小路飞跑上多石的斜坡。她一定不能掉队。

当小蓝到达坡底时，其他武士已经消失在营地内。她大步穿过金雀花通道，暗自祈祷（qí dǎo）没有错过任何事情。

麻雀毛正在营地的空地上向松星汇报事情的经过。其余族猫则围拢在他们身边，个个神情激动。石皮和暴尾灰头土脸地从荨麻丛旁走过来。那棵倒在地上的树的枝条在颤动，原来是野草须、云雀鸣和咕哝脚从长老巢穴里出来了。知更翅在育婴室前踱步，两只耳朵全都竖着。

斑尾一个月前刚刚成为武士，但她的一举一动就像副族长似的。她从斑点爪旁边挤过，后者正睡眼惺忪地从学徒巢穴里走出来。

斑尾厉声说："让开！我有重要的事！快点儿，白眼！"

白爪和斑爪是在同一时间成为武士的。松星之所以给她起了"白眼"这样一个武士名，是因为她漂亮的脸蛋上有一只眼睛是瞎的，看上去雾蒙蒙的。小蓝觉得，松星这样做有些残忍，但白眼似乎从未为此烦恼过。此刻，她跟在同巢伙伴身后，仍然和平时一样气定神闲。她从斑点爪身旁经过时，抱歉地耸了耸肩。




“小蓝！”月花的喊声在香薇通道里响起。她从阴影下走出来，双眼睁得溜圆，里面满是担忧。“我一直在找你！你到外面去了？”她厉声说道，“你知道，你是不能离开营地的！”

小蓝想解释说是日落带她出去的，但此时鹅羽和羽须急匆匆地从巫医巢穴走出来，正从这名银灰色猫后身前绕过，挡住了她的视线。

捷风摇着尾巴冲到小蓝面前：“要去吗？”

小蓝点点头，跟了上去。她回头会和月花解释的。

松星和巡逻队的武士说话时，眼睛眯缝着：“你是说，我们的领地内有血迹？”

麻雀毛点点头：“是麻雀的血，而且还是新鲜的。”

小蓝在捷风身边坐了下来。“会发生战争吗？”她小声问。

捷风的尾巴稍微动了动：“我希望不会。”

小雪猛地在她们身边停住脚步，她已经激动得把身上的毛都抖松了：“也许会发生！”

蝰蛇牙正在雷族族长面前踱来踱去。“风族肯定是在今天早上杀掉那只麻雀，然后经过四棵树，把它带回到他们自己营地的。”他咆哮着。

“你确定是风族捕杀的吗？”捷风大声问道。

“到处都是他们的气味！”画眉毛报告说。这名年轻的武士看起来受到了惊吓，身上的毛全都竖立着。“我们都快窒息了。”

风飞将头歪向一侧。“灌木丛上没有什么气味。”他慢慢地说道，“也许是刚从荒原飘过来的。”

“飘过来的？”麻雀毛轻蔑地说。

“不能说是巧合吧？”蝰蛇牙突然说道，“麻雀的血和他们族群的气味刚好一起出现，他们肯定是越过我们的边界，猎杀了雷族的猎物！”

“有可能是其他什么东西杀了那只麻雀吗？”松星提出疑问，“有没有狐狸的踪迹？”

“没有任何新鲜的气味。”蝰蛇牙回答。

松星眨了眨眼睛：“但有狐狸过去留下来的气味？”

麻雀毛活动了一下脚掌：“如果你非要去嗅的话，到处都有狐狸的气味。”




咕哝脚动作僵硬地走上前。“风族以前就做过这样的事。”他提醒道。

石皮点点头：“森林里猎物还算充裕的时候，兔子们就会钻出来。但是落叶季总是会让风族猫神经紧张。饥饿驱使他们越过四棵树进入我们的领地内，这不会是第一次。”

“而且，也不会是最后一次。”麻雀毛脸色阴郁地说。

捷风的尾巴在空中甩动着，发出了嗖嗖声：“他们不可能现在就开始挨饿了吧！落叶季可才刚刚开始。”

“风族为什么不到河族，或者是影族那儿去偷？”小蓝鼓足勇气问道，“他们的领地是相邻的。”

蝰蛇牙黄色的眼睛立刻转向了她：“他们可能认为荒原和我们的领地之间有四棵树，这对他们来说比较安全，不会遭到我们的报复。”

“或者，他们认为在我们这里偷猎更容易！”暴尾一直在空地边缘半闭着眼睛看着。此刻，他走上前来：“如果他们在落叶季就偷取猎物的话，那么在秃叶季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里，他们还会偷多少猎物啊？我们现在必须警告他们，别让他们自以为有权利随时拿走我们的猎物。”

小蓝感到十分自豪。她的父亲是一名真正的武士，随时准备为保卫自己的族群而战。

松星缓缓摇了摇头，然后转身跳上高岩。“不能发动战争。”他命令道。

暴尾垂下耳朵。“难道你准备放任他们偷取我们的猎物吗？”他咆哮起来。

“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风族干的。”松星回答说。

蝰蛇牙发出低沉的嘶鸣声。

“没有谁看到了风族猫，他们也没有留下任何气味。”松星指出。

“那只是因为他们是胆小鬼！”麻雀毛吼道。族猫中响起赞同的低语声。

松星转向鹅羽：“星族有没有发出过警告？”

鹅羽摇摇头。“什么也没有。”他回答。

“不管他们是不是胆小鬼，”松星低吼道，“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都不会冒险发动战争。但是，我会在明天的森林大会上警告所有族群猫，我们已经加强了警戒。”他低头注视着日落，“在四棵树那里，再多组织一些巡逻队。如果你看到风族的巡逻队，就警告他们走远点儿。”他眯着眼睛，“要动




口，但不要动爪。”

日落点点头：“我们也会再闻闻那些气味。”

小蓝看到父亲脊背上的毛正剧烈起伏着，他迈步走到蝰蛇牙身旁坐了下来。两名武士垂下头，低声讨论起来。麻雀毛则高高翘着尾巴，围着他们走来走去。

“他们会不顾一切，去和风族战斗吗？”小蓝悄悄地问月花。

银灰色母猫摇摇头：“不会的。”

小雪在她们旁边挠着地面：“要是我，我就会去。”

小蓝皱了皱鼻子：“我们还不知道究竟是不是风族偷了我们的猎物。”

“但他们可能偷了！”小雪坚持说道，“先保证自己的安全总比事后后悔强！我会去把他们撕成碎片。这样，他们就再也不敢偷我们的东西了。”

月花看着她：“即使你的族长告诉你不要那样做，你也还是要那样做吗？记住，族长的话就是准则。”

小蓝歪着脑袋，有些迷惑不解：“难道武士不应该把他们的族群放在首位吗？如果松星是错的，那怎么办？”

月花用尾巴将小雪乱蓬蓬的毛理顺：“松星做的事情，总是对雷族最有利的。别忘了，他有星族的指引。”

“我猜可能是这样吧。”小雪的脸上露出了失望的神情。

小蓝眼睛盯着地面，心里乱糟糟的。族长们怎么能够一直都是正确的呢？如果没有星族的指引，他们做出的决定仍然会是正确的吗？

斑点爪正返回学徒巢穴。“这本来会成为我们参加的第一次战斗。”他叹了口气。

豹爪跳跃着跑到他的前面，突然扭头压低身子，做出一个攻击的蹲伏姿势，“我们本来可以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仍然坐在高岩上的松星轻轻地喊了一声，所有目光再次转向族长。“还有一件事。”他说。

小蓝抬头注视着高岩，心里充满了好奇。

“我想任命两名新学徒。”

谁？

接着，她明白了。

“一定是我们!”她低声对小雪说。

小雪的眼睛里已经露出期盼的神色。

月花正匆匆忙忙地向她们走过来。她的声音有些紧张。“我本以为他今天不会宣布这件事了！看看你!”小蓝沮丧地看着自己的毛发，因为沿着溪谷爬了个来回，她的皮毛上沾着不少泥土，脏兮兮的。

“快！洗一下!”

太迟了。

“小蓝和小雪。”松星用尾巴示意她们上前。

捷风往旁边让了让。咕哝脚和日落也向后退开，让出了高岩下的位置。

小雪已经向前奔过去，但小蓝有些犹豫，她正为自己邋遢（lā ta）的皮毛感到羞愧，而且意识到族猫在看着自己，觉得浑身不自在。

“过去吧。”月花低声说着，把小蓝向前推了推，“你的毛发并不要紧。他希望加入雷族的，是你的灵魂。”月花的眼睛里闪动着自豪的光。

小蓝做了一个深呼吸，然后跟在姐姐身后，站到高岩下面，希望不会有猫发现她的腿在颤抖。

松星朝下望去。“你们已经和族猫们一起生活了六个月。从今天起，你们将开始接受训练。你们的父亲一直效忠于雷族，是一名英勇的武士。我希望你们两个都能向他学习。”

小蓝看了一眼父亲。他已经停止和蝰蛇牙的低语，正聚精会神地看着。小蓝的腿抖得更厉害了，她为什么要这么狼狈呢?

“小雪。”松星的声音在黎明清冷的空气中回荡着。营地在阳光的照射下染上一层玫瑰色。

小雪扬起下巴。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就是雪爪了。”

雪爪呼了口气。松星扫视着高岩下正在观望的武士们。“麻雀毛。”他喊道。

那只深棕色公猫抬起头，眼神犀利地看着族长，似乎有些吃惊。

“你来教导雪爪，请将她训练成一名优秀的武士。”

麻雀毛眨着眼睛走上前，用口鼻碰了碰雪爪的头。

“小蓝，”松星接着说，“在成为名副其实的武士之前，你将被称为蓝爪。你的老师是石皮。”

石皮走到蓝爪身边。“你还是不准进入武士巢穴。”他用鼻子顶了顶她的头，开玩笑地说。

蓝爪几乎不敢相信，她今晚就要在学徒巢穴里睡觉了！





第四章　学徒初体验

“蓝爪！蓝爪！”当族猫开始呼喊她的新名字时，蓝爪环顾空地，觉得自己简直和高岩一样高大。她终于可以开始帮助她的族猫了。

暴尾冲她微微点了点头。她真想跑过去，与父亲口鼻相碰，但自己的脚却不听使唤，她只能默默地看着暴尾转向蝰蛇牙。

“难以置信吧？”雪爪喵呜着跑到蓝爪跟前。

小玫、小甜和小蓟冲过空地，兴奋地大喊起来。

“你们是学徒啦！”小甜尖叫着说。

小玫在她们周围蹦来蹦去：“我们在育婴室会想念你们的。”

小蓟黑色的眼睛里尽是不满：“既然你们都可以成为学徒，那为什么我却不行。我几乎和你们一样大。”

小甜白了他一眼：“才没有呢，你只不过一直都喜欢吹牛！”

“别担心，小蓟！”雪爪宽慰他道，“我会把自己学到的每个格斗动作都教给你的。”

小蓟一仰脖子。“我已经是一名你们永远都比不上的优秀武士啦！”他傲慢地说。

蓝爪的爪子一阵刺痛。她真想给小蓟的耳朵来一掌，好让他知道应该对族群里的学徒表现出必要的尊敬才行！

“祝贺你们！”捷风翘着尾巴快步跑向她们。

蓝爪咕噜着环顾四周，寻找母亲。

月花正在和暴尾交谈，可当她一看到蓝爪期盼的目光时，就立刻赶到了孩子们身边。“我真为你们感到自豪！”她回头望了一眼暴尾，“你们的父亲也一样。”

暴尾就像被她招呼了一声似的，踱步朝她们走来。蝰蛇牙跟在后边，眼睛眯缝着，仿佛正被什么事情所困扰。

"做得好。"暴尾的目光掠过蓝爪那沾满泥土的脚掌。她呼地坐下来，尽可能将泥土隐藏起来。

鹅羽也过来了，羽须走在他身边。"祝贺你们两个。"他亲切地说。

"谢谢你。"蓝爪点了点头。

鹅羽朝暴尾点点头："你一定感到非常自豪。"

暴尾的耳朵一抖："当然。"

蝰蛇牙漫不经心地抬起一只脚掌拂过耳朵。"真有趣，松星挑选现在这个时候让你们成为学徒。"他顿了顿，脚掌停在半空中，上下打量起蓝爪来，"大家甚至会认为，这一切都不在计划之中。"

蓝爪的脑袋偏向一边："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什么意思也没有。"月花迅速接话，还瞪了蝰蛇牙一眼，"是吧？"

虎斑公猫毫不畏惧地迎接她的目光："嗯，这显然会让族群从风族盗窃的事情上分心。"

鹅羽一甩尾巴："如果要发生战争，蝰蛇牙，那我们就需要召集到所有武士。"

蝰蛇牙耸耸肩："没错。可学徒呢？"

雪爪抖散身上的毛："我们打起仗来会和其他猫一样优秀。"

蝰蛇牙抽动着胡须："我确信你会尽自己的所能，但只有通过训练，你才能成为武士，这是你们必须要做的。"

蓝爪忽然感到自己很渺小。星族啊，我怎么会认为自己能帮助族群呢？寒冷袭遍她的全身。蝰蛇牙是对的吗？松星之所以让她们成为学徒，就是为了阻止和风族的战争？

石皮的声音打断了蓝爪的思绪："我希望你已经准备好再次爬上溪谷。"

蓝爪顿时感觉寒意全无："我们现在就出去吗？"

"训练越快开始越好。"石皮说，"如果风族有什么图谋的话，你就需要用上我教给你的所有技能。"

他将会训练我与风族战斗！

石皮带着她走向营地入口时，蓝爪感到十分激动，她真的成为学徒了。这一次，她无论如何也要走进森林，再也不会像个被吓坏的幼崽似的，躲在

崖边朝森林里窥探。石皮会让她看到些什么？哪里才有最肥美的猎物？他会教给她些什么？怎样用凶猛的格斗动作惊吓敌猫？蓝爪跟着他爬上溪谷，心怦怦直跳。现在看，这条路走起来比她预想的容易得多。

身后的岩石发出咔嗒声。蓝爪扭过头，看到雪爪和麻雀毛跃上了溪谷。

“你们也要到森林里去吗？”蓝爪见雪爪跟了上来，心里忽然感到有些难受。她希望只有自己去森林里探索。

“是的！”雪爪从她身旁跳过，向前奔去。在这充满难度的攀爬过程中，雪爪长长的四肢使事情变得轻松很多。

麻雀毛在身后指导她。“沿着两块大石头之间的路线走。”他呼喊道，“通常只有武士才那样走，但我认为你能完成那种跳跃。”

蓝爪加快脚步，等到路变得平坦一些，可以在灌木间蜿蜒前进时，她便快速狂奔起来。怎么能让雪爪比自己先进入森林呢？

她的脚掌扒拉下很多碎石，它们沿着斜坡向下滚。“小心！”石皮立即警告道，“你的族猫可能会跟在后边。”

“对不起。”蓝爪放慢速度，小心迈步，生气地看着雪爪消失在溪谷顶端。

“速度并不代表一切。”石皮告诉她，“跑到猎物前面去的武士，抓到的猎物更少。”

是啊，没错！她迈出最后几步，登上顶端，站在山脊边转身俯瞰（kàn）营地。

雪爪已经在凝望下方，一双蓝眼睛在曙光的映射下显得格外蔚蓝。“看上去好低啊！”她惊奇地喘息着。

蓝爪的心里荡漾起一阵暖意，她已经欣赏过这种景色了。“看啊，”她为雪爪指点道，“你能看到空地。在那里，那些树枝中间。”

雪爪竖起耳朵倾听着：“是小蓟和小玫在倒下的树旁玩耍吗？”

两个熟悉的毛团在明亮的空地上翻着跟头。从这里看过去，他们显得异常微小。蓝爪抬起一只前掌，希望他们能看到自己，可那些幼崽并没有抬起头。忽然间，蓝爪觉得自己离她之前的同巢伙伴已经非常遥远了。

麻雀毛站在树林边缘。“来啊！”他冲雪爪喊道，“我带你去看看河流。”

河流！蓝爪甚至无法想象它看起来会是什么样的。她见过的唯一的水，

便是他们喝的那些水坑里的水——就在营地里鹅羽的那块空地上。她只知道河流很宽，流动起来就像风儿吹过树林。

“我们也要去河流那里吗?”她问石皮。

石皮摇了摇头：“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蓝爪尽量不让自己感到失望，也许更重要的事情将比看到河流还要让她激动！当雪爪追随着麻雀毛消失在森林里后，她跟着石皮快步走进树林。

阳光透过半秃的枝条斜射下来，仿佛在森林地面上投下老虎的斑纹。蓝爪闻到了猎物的气味——不是新鲜猎物散发出的那种死亡的气息，而是某种更具诱惑力的气味。她闻到了老鼠、麻雀、松鼠和地鼠的味道，其中蕴含的强烈的生命气息让她垂涎欲滴。

“我们要去狩猎吗?”她问。

“今天不去。”石皮越过一棵倒下的树，等着蓝爪爬过来后，一起继续向树林深处进发。



"边界巡逻?"

石皮摇摇头。

"你会带我去看看边界吗?"

"很快就会的。"

他们顺着一道小坡向下行进，干枯的树叶在他们的脚掌下嘎吱作响。

"我们是要练习格斗技巧吗? 我要学的第一个动作会是什么?"

石皮显得如此神秘，一定有某个让她吃惊的计划。

"我们下一次再学格斗技巧。"

"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石皮在一棵橡树跟前停了下来。厚厚的绿色苔藓覆盖着橡树粗壮的根系，蜿蜒着扎进土地。

"我要教你如何为长老们收集苔藓。"

"什么? 苔藓?" 蓝爪掩饰不住语气里的失望。

"它能使他们的窝保持温暖。"石皮解释道。

"可我还以为——"

石皮坚毅地凝视着她："难道你想让长老们亲自跑到这里来收集苔藓吗?"

"不!" 蓝爪直摇头，"当然不是。可我只是希望……" 抱怨的话明明到了嘴边，又被她强咽了下去。

族群比其他一切都重要。长老们需要干净、柔软、新鲜的苔藓。她不想让石皮觉得自己很自私。可当她用爪子从橡树根上收集一块块海绵般潮湿的苔藓时，依然觉得心有不甘，浑身不自在。

"等等。" 石皮一把按住了她的脚掌，"你把脏东西和苔藓一起拔出来了。长老们可会不高兴的。让我来教你吧。"

蓝爪坐下来看着石皮示范。"像这样拱起脚掌，尽可能长地伸出爪子。" 他动作敏捷、细致准确地从树上剥下一卷苔藓，根和脏东西则留在了树皮上—— 一块干净、整洁的苔藓在他的脚掌上晃荡起来。

"现在你来试试看。"

蓝爪模仿着他，拱起脚掌，爪子伸得都疼痛了，然后用它划过苔藓。她剥下的一块苔藓比石皮的更小、形状更零碎，但总算没有带起根和脏东西。

“非常好!”石皮咕噜道，“继续练习。”

他坐下来，看着蓝爪剥开苔藓，将它们一片片扯下来，放在身旁，越堆越多。不一会儿，蓝爪就感受到了动作中的节奏感，注意到撕扯下来的苔藓更厚，也更加完整了。她停了停，望向石皮，希望能得到赞许。如她所愿，石皮的眼睛发亮。

“你真是个天才。”他对蓝爪说，“还有，尽管你并没有意识到，但你同时也在练习有用的战斗与狩猎技巧。”

蓝爪眨巴着眼睛：“怎么会呢?”

“你的爪子每一次划拨，都在使它越来越受控制。”石皮解释说，“等你掌握了这一切，你就能在挥掌之间划破敌猫的口鼻，也能干净利落地杀死猎物了。”

蓝爪咕噜一声，忽然为自己收集的这一堆苔藓感到欢欣鼓舞。

“现在，”石皮继续说道，“我们必须把它带回家。”






蓝爪立刻探低身子，用牙齿咬起一束苔藓。

“要是这样运输，那我们就不得不来回走好几趟。”石皮提醒她。蓝爪想尽办法也只能从苔藓堆顶部叼起几小块。

“像这样把它压扁。”石皮灵巧地将苔藓压在脚掌下，挤出水分，“然后，将它滚成一团，夹在下巴下。”他把一大团苔藓夹在自己的下巴下边，继续说：“这样做能让你的嘴巴空出来，携带更多的苔藓。”

蓝爪差点儿笑出声来。石皮的下巴紧贴着胸口，两边冒出苔藓的样子看上去太好笑了。

“别冲我抽搐你的胡须！”他严厉地说，“我知道这样看上去很奇怪，但你更愿意爬两次溪谷吗？”

蓝爪摇摇头。

“我想也是。”石皮一甩尾巴，“想象一下，这些是我们带回去给饥饿族猫的猎物。我们携带的越多，族猫就能越快地获得食物。”

蓝爪挪动着脚掌，她倒是没有那样想过。她开始挤压苔藓堆，像石皮一样将它们滚成一个球，然后倾下身子，把它夹在下巴下。把苔藓放在适当的位置比她想象的要困难，尤其是当她还得用牙齿叼起第二捆苔藓的时候更是如此。

他们抵达溪谷边之前，她的苔藓已经掉落了两次。每一次，石皮都会耐心地等待她将苔藓捡起。他没有给蓝爪更多的建议，只是在一旁观望，对她的坚持点头肯定。

在岩石坡顶部，蓝爪嗅到了空气中有雪爪的气息。她不希望姐姐看到自己低着下巴，胸口的毛被潮湿苔藓浸透的尴尬模样。

爬下溪谷的过程就更无优雅可言。她看不到自己的脚，每一步都得摸索着用爪子抓紧地面。让她感到宽慰的是，石皮就在她前边几步远的地方，每当她脚下打滑，石皮都会过来稳住她，直到他们下到谷底。通过金雀花通道更成了个麻烦。下巴下一半的苔藓都被带刺的金雀花丛挂住了，扯得到处都是。

“老鼠屎！”她边骂边扭转身，收拾起四处散落的苔藓，然后将它们拖入空地。

我绝对是第一只倒退着进入营地的猫！她的尾巴首先从通道中暴露出




来，下巴下还夹着苔藓，这种尴尬让她浑身发热。

豹爪刚好迈步经过。“很忙吗？”这名学徒的目光停留在她被弄得黑乎乎的口鼻上。

蓝爪放下苔藓，盯着豹爪的眼睛：“我已经学会怎样正确地使用爪子，还有怎样一次运输两份猎物了。”

“说白了，你不就是去收集苔藓了嘛。”豹爪哼了一声。

蓝爪生气地挥动着尾巴，豹爪则踱步朝新鲜猎物堆走去。接着，她发现石皮正在倒下的那棵树旁，乐呵呵地两眼放光，苔藓就堆在他的脚边。蓝爪低声抱怨着重新将苔藓打捆，步履沉重地穿过空地，走到他身边。

“武士守则里有没有说过，允许有蓟刺遗漏在同巢伙伴的窝里？”蓝爪吐出嘴里的苔藓，问道。

石皮摇摇头，胡须抽动了一下：“我想没有，但我确信你不会是第一个。”他收集起苔藓，从倒在地上的那棵树的枝条间钻了过去。

蓝爪叹口气，跟了上去。

“哦，太好啦。”他们一走进长老巢穴，云雀鸣便说道，“如果再睡在这些压扁的香薇上，我连一晚都无法忍受了。简直太冷了！”

咕哝脚的脑袋耷拉在前掌上，他抬起下巴，望着蓝爪：“你终于成为学徒了，有何感受？”

“非常棒！”她撒了谎。

如果我去狩猎，而不是去收集苔藓的话，感觉才会很棒。但蓝爪立即又抛掉这种想法。这也很重要。虽然她其实并不完全相信这一点。

石皮已经在整理野草须的窝，拉出陈腐难闻的香薇片。野草须则坐在一边，半眯着眼，仿佛在打盹。蓝爪赶紧走上前去帮助石皮。

“把苔藓递给我。”石皮移开大部分的苔藓后说道。

蓝爪叼起一团苔藓，放在野草须的窝里。石皮熟练地用爪子将它们撕碎，铺到窝里剩下的香薇茎秆上，直至整个窝被填满，变得又软又绿。“明天我们会带新鲜的香薇来加固侧面。”他向野草须保证道。

“很好。”野草须打了个哈欠，“这种天气让我浑身骨头疼。”

他居然连声谢谢都没有说！蓝爪扫开一些多余的苔藓，但没有说话。

当他们开始整理云雀鸣的窝时，野草须爬进了自己的窝。“哇！竟然有一根刺！”他抱怨道。

“让我瞧瞧。”石皮立刻回答。野草须身体僵硬地斜向一旁，石皮开始在窝里翻找，终于在苔藓中发现了一小块硬物。“只是一点儿树根。”他边说边将它抽出来，扔到换下的旧苔藓堆里。

野草须摇着头。“这就是新学徒带来的麻烦。”他叹了口气，“他们总是在苔藓里留下枝条和石头。”他重新爬进窝里，蜷（quán）伏下来，说道：“你们就找不到更干燥的吗？这些有点儿潮湿。”

“离开了树木，它们就会变干的。”石皮保证道。

蓝爪不得不努力保持着尾巴的静止，尽管她无法抑制它的颤动。这也太不领情了吧！她的爪子因为拉扯苔藓，直到现在还觉得痛，而野草须所做的则尽是找碴儿。可石皮似乎一点儿也不恼怒，只是转向云雀鸣的窝，继续工作。

蓝爪气得身子僵硬，蹲在旁边协助石皮。等到整理完三个窝，把旧苔藓运走，将它们倾倒在垃圾堆旁时，她已经累得筋疲力尽。落叶季的太阳开始落入枝头的后方。

“你可以好好吃一顿了。”石皮告诉她，“去新鲜猎物堆取些东西来，与你的同巢伙伴们分享吧。”他朝正在树桩旁进食的豹爪和斑点爪的方向点了点头，“你今天工作得很努力。”

他的表扬让蓝爪精神振奋。她朝老师点头致意后，走向新鲜猎物堆，挑了只老鼠，走过去在斑点爪旁边坐下来，冷冷地看了看豹爪——居然有这种同巢猫，竟敢那样嘲弄她。

那只母猫正在吃一只画眉。她停止进食，说道：“我敢打赌他们连声谢谢都没有说。”

蓝爪盯着她：“你是指长老们？”

“所有猫都知道，他们对一切都充满怨言。”豹爪说，“我想他们有这种权利，但在你努力清理他们那难闻的窝铺时，滥用这种权利又有什么好处呢？”

斑点爪用一只脚掌抹过口鼻：“绒毛说他们之所以脾气暴躁，是因为他们自己无法再做这些事了。”

“不再需要自己来做这些事，这是他们的幸运！”豹爪评论道。“给你。”她

将一块画眉肉抛给蓝爪，“你一整天都在清理巢穴，光吃那只老鼠是不够的。”

蓝爪头一次感觉自己是一名真正的学徒了。她咕噜着：“谢谢你，豹爪。”

“同巢伙伴同分享。”黑猫回答道。

蓝爪高兴地咬了一口画眉。森林的滋味溢满她的唇齿，她几乎没有注意到正在朝她靠近的脚步声。

“明天我会带你去狩猎。”

蓝爪惊讶地抬起头，看到石皮站在自己身旁。她咽了口唾沫：“真的吗？”

“没错，我们中午出发。让我看看你能否将今天学到的知识用在真正的猎物身上吧。”

蓝爪呆呆地目送石皮向荨麻丛旁的蝰蛇牙和褐斑走去，突如其来的幸福感让她觉得眩晕。她迫不及待地想要告诉雪爪她学会了多少东西。

当一名雷族学徒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





第五章 干得漂亮!

我要去狩猎了!

蓝爪在金雀花屏障旁等待的时候，几乎无法安静下来。她再度抬头望向天空。现在是中午吗？石皮到哪里去了？他会不会忘记自己的承诺了？野草须窝里需要补充的香薇准备得如何了？难道他把那个承诺也忘了？他是不是总是忘记自己答应过的事情啊？

“猜猜看有什么好消息?!”雪爪蹦跳着窜过空地，朝她跑来，“麻雀毛告诉我，我们要跟你和石皮一起去狩猎。”

“石皮在哪里?”

“他在长老巢穴里整理香薇。”

我应该去帮忙吗?

石皮从倒在地上的那棵树纷乱的枝条间钻了出来，毛发上沾着香薇的茎秆。他晃动着身子将它们抖落，然后迈步朝屏障走来。蓝爪赶紧迎上前去。

“很抱歉。”她脱口而出，“我本该去帮忙的——”

“不需要。”石皮打断她的话，“第一次去狩猎，我希望你保持充沛的精力。”

“我们真的要去吗?”蓝爪低声问道。

石皮点点头：“当然。”

“终于要去狩猎了!”雪爪抓挠着地面，“我还以为经历了昨天无聊的边界游荡后，再也不会有什么事让我兴奋了呢。”

“可是你看到了四棵树!”蓝爪真希望自己也能去探索雷族的领地，而不是清理苔藓。

“四棵树!”雪爪嘲笑地说，“我昨天看到的树比有生以来看到的还要多！可我被禁止攀爬或是在树根下寻找猎物。”她眼珠一转，压低嗓门，模仿起麻雀毛来，“这里是与河族相邻的边界，一定要注意他们的气味。”她一

甩尾巴，又转回正常的腔调，“就好像我闻不出那股腥臭味似的！”

“准备好出发了吗？”

麻雀毛的声音把雪爪吓了一跳。

“我早就准备好啦！”雪爪说。

麻雀毛已经掉头朝通道走去：“那就出发吧。”

蓝爪紧追上他，闪过雪爪，第一个跑到溪谷脚下。她盯着斜坡，看到那些像尾巴一样召唤自己进入森林的摇曳（yè）枝条，兴奋得脚掌阵阵刺痛。

“第一次狩猎不要抱太大的希望。”石皮走到她旁边，提醒道，“你要学的还有很多。”

我已经学会很多了！蓝爪伸出爪子，准备爬坡。

朵朵白云在蓝天上飘移，石皮带队登上溪谷。当他们到达山脊时，风吹动着蓝爪的毛发，一种强烈的喜悦感油然而生。

石皮看了麻雀毛一眼：“我们去猫头鹰树吗？”

“巨悬铃树或许更适合狩猎。”麻雀毛建议道。

“是因为猫头鹰吗？”蓝爪猜测。

石皮点点头：“就连鼠类都知道不能和猫头鹰共享巢穴。”说着，他走进树林。蓝爪紧随其后。她抬头凝望着树干顶端，看到空中交织的枝丫上，还附着少数起皱的树叶，随风摇曳时哗啦直响。

走在森林里，她发现灌木下有很多小径彼此交错。石皮带着他们在拱起的香薇叶片下穿行，豹爪的气味还残存在上边。他们绕过的那片黑莓丛上有日落留下的气味，蓝爪还在倒刺上看到了一小撮橙色的毛。石皮继续前进，森林渐渐向上方延伸。

“还有多远？”蓝爪扭过头，想要记起他们来时的路。如果只靠自己，她能找到路吗？

“不远了。”麻雀毛说。

所有树和灌木看起来都是一样的。不是下坡就是上坡，不是上坡就是下坡。

石皮终于停了下来：“我们到了。”

麻雀毛绕到他们前边，抬起头来。前方，一棵比其他树都要高的巨树耸

立着，树冠在苍穹（qióng）中延展，遮蔽了天空。

好大一棵悬铃树。

它的根粗得像枝干，扭曲着盘结在底部，穿过厚厚的落叶层，钻入地下。

蓝爪的皮毛一阵刺痛，她闻到了猎物的气息。鸟儿在头顶的枝条间叽叽喳喳，悬铃树下的落叶被风和某些小动物搅动得沙沙作响。蓝爪真想把脚掌深深插进这极具诱惑的金色落叶中。

“狩猎的第一课，”石皮开口了，“就是训练耐心。”

麻雀毛点点头：“最伟大的狩猎者反而最懂如何等待。”

“难道我们不能直接在树叶中搜索，直到发现猎物吗？”蓝爪满怀希望地问道。

石皮摇摇头：“那样的话，你就会把所有猎物都吓回到它们的洞里。”他走向离巨树约三尾远的一处灌木旁。灌木依然长着浓密的叶子，石皮消失在它后边。麻雀毛用尾巴招呼学徒们跟上去。

“那后边有猎物吗？”雪爪睁大眼睛问。

“如果它们有丝毫的察觉，那就不会有猎物了。”麻雀毛回答道。

石皮已经蹲伏在灌木后边，腹部平贴着地面，他正透过低矮的枝条窥视悬铃树的根部。

“压低身子。”他小声说道。

蓝爪匍匐（pú fú）在他石皮旁边，雪爪和麻雀毛则在她的另一边。她斜眼望过灌木丛，不知道自己应该搜索什么。

“在看到猎物前，千万不要动。”石皮告诫道。

“猎物会进入空地吗？”雪爪问。

“现在我们正处于下风区，因此或许会有些猎物出来。”麻雀毛告诉她，“你看到悬铃树上的荚（jiá）果了吗？”蓝爪扫视着地面，注意到叶片中有一些翅膀状的小东西，就像散落在地上的小飞蛾。

“有荚果的地方就有昆虫。”麻雀毛说。

“有昆虫的地方就有猎物。”石皮接口说道。这名灰毛武士绷紧身子，耳朵竖了起来。顺着他的目光，蓝爪看到一个小小的毛茸茸的身影正沿着一处树根蹦跳。






老鼠！

蓝爪脊背上的毛泛起一阵涟漪，她把爪子伸了出来。“我们什么时候扑过去？”她嘶鸣着对石皮说。

“现在还不——”

没等他说完，雪爪便猛冲向前，挤过灌木，飞驰过森林地面，卷起片片树叶。她扑向那只老鼠，可它已经不见了。她一屁股坐下来，尾巴扫过落叶，郁闷地垂下肩，耳朵也耷拉下来。

“老鼠屎。”

她转过身，走回到族猫们中间。当她再度来到灌木后边时，麻雀毛正摇着头。“我喜欢你的热情，”他说，“但你的技巧还有待提高。”

他的语气里带着调侃的意味，这让蓝爪胡须一颤，喉咙里发出愉快的咕噜声。

雪爪转向她：“你可以闭嘴了！”

蓝爪警觉地向后一缩，但当她们目光相交时，雪爪的怒气立刻消融，蓝爪也顿时如释重负。

“对不起。”雪爪向她道歉，“我只是有些心烦。”

“你的速度很快。”蓝爪鼓励她。

“恐怕面对老鼠的时候，速度是没有用的。”麻雀毛说，“猎物不会离自己的洞穴太远，而且它们的速度也很快。这正是必须掌握潜行能力的重要原因。相对于速度而言，技巧更重要。”

石皮望着麻雀毛：“或许还是把狩猎放在别的时间吧，现在先来练习潜行。”

麻雀毛点点头，雪爪却叹了口气。

但蓝爪却渴望向老师展示斑点爪已经教过她的那些技巧。她压低身子，把尾巴贴在落叶上，开始潜伏向前。

“还不错。”石皮说，“但尾巴要再抬起来一点儿，你不能让它在树叶上拖行。下巴放低，耳朵放平。你要尽可能地伪装。”

“像这样吗？”雪爪匍匐在蓝爪旁边，耳朵耷拉着，下巴紧靠在地面上晃来晃去，如同一条蛇。




“很好。”麻雀毛表扬道，“现在，慢慢向前。记住，动作的幅度尽可能小。”

蓝爪轻轻地探出一只前掌，身子缓缓向前。她听到腹毛在叶片上拖过，于是将腹部抬起。她的每一步都那么轻微，平铺在她身下的落叶没有窸窣作响。

“很不错。”石皮咕噜道。蓝爪这才舒了一口气。

他们一直练习到太阳落到树木的后边。

“该回家了。”麻雀毛宣布。

“再练习一次吧。”蓝爪恳求道。她马上就可以在树叶间悄无声息地行动了。

“如果你愿意，在营地里也能够再进行练习。”

“可那里没有这么多树叶啊。”蓝爪抱怨道。

雪爪坐下来，抖散身上的毛：“行了，蓝爪。天变冷了，我也饿了。”

蓝爪叹了口气，站直身子：“好吧。”

她看着麻雀毛和雪爪领头穿过树林。

“我们可以明天接着练习。”石皮向她保证，接着一跃向前，追上麻雀毛。

蓝爪跟在族猫们后边几尾远的地方，希望现在就能练习。忽然，她听到树皮上有脚步掠过的声音，立刻呆住了，扭头向旁边看去，发现一只松鼠坐在树根旁，前掌捧着一枚坚果，正忙于啃咬吞食那美味的食物。

她蹲伏下来，抬起腹部和尾巴，让它们可以更好地在树叶上滑移。然后，她开始朝猎物蹑足爬去，宛如岩石上一条无声的蛇。她兴奋得直发抖，心跳得非常厉害，生怕会被松鼠听到。

松鼠依然在咀嚼。她已经离它很近，近得都可以看清楚它用牙齿刮擦坚果的样子了。蓝爪屏住呼吸，停了下来，臀部压在地面上，后腿肌肉紧绷。

出击！

松鼠来不及动弹，便被蓝爪从树根上扑倒，压在地上，用牙齿咬住了脖颈。鲜血温暖的气息让蓝爪感到惊讶，脚掌下的松鼠渐渐瘫软下来。

“发生什么事了？”石皮跳上她身后的树根，浑身的毛都立了起来。

蓝爪坐起身，嘴里叼着晃来晃去的松鼠。

石皮的眼睛直放光："干得漂亮！"

麻雀毛和雪爪出现在他身后。雪爪的眼睛睁得溜圆，麻雀毛也张大嘴愣了一阵。

"是你抓到的吗？"

蓝爪点点头，喜悦像鸟儿一样在心里跳跃。

"它几乎和你一样大。"雪爪小声说。

"为这猎物的生命感谢星族吧，它被赐予我们养育族群。"石皮说。

谢谢你，星族！

石皮用身子蹭了蹭她："趁它还有温度，我们把它带回营地吧。"

他接过猎物，蓝爪顿感轻松。刚才她还不清楚该怎样在不被绊倒的情况下，把它带回家呢。"谢谢。"蓝爪高兴地从石皮身边小跑而过，朝溪谷进发。

"不可能！"豹爪难以置信地看着石皮把松鼠放在新鲜猎物堆上。

"她独自抓到的！"雪爪自豪地说。

族猫们围聚过来参观蓝爪捕获的猎物。蓝爪盯着地面，希望他们不会认为自己在沾沾自喜。

"这是你的第一堂狩猎课吗？"画眉毛问。听起来，他真的很吃惊。



蓝爪点了点头。

“能有这样的学徒，你运气可真不错。”绒毛对石皮说道。

“这是雷族的运气!”风飞浅绿色的眼睛睁得溜圆，“在我的印象中，还没有哪个学徒能在第一次尝试中就抓到猎物。”

蓝爪环顾营地。暴尾在哪儿呢？他知道她抓住什么了吗？当她意识到父亲不在场，营地里也没有他留下的新鲜气味时，一股沮丧之情让她浑身发抖。暴尾一定和黄昏巡逻队一起出去了。

她感到月花的口鼻拂过自己的脸颊。“我真为你自豪。”她低声说。

“我明天也要抓到些猎物。”雪爪保证道。

“这不是竞争。”麻雀毛提醒她。

野草须从倒树旁走过来：“我闻到了新鲜松鼠的气味。”

雪爪蹦跳着迎上他，大声说：“是蓝爪抓住的。”

就在野草须欣赏猎物时，石皮把蓝爪带到一旁：“今天你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你很听话，学得也很快。”

蓝爪发出咕噜咕噜的喉音。

“我希望你今晚参加森林大会。”

听到这句话，蓝爪几乎喘不过气来。她成为学徒才两天，她准备好去见其他族群了吗？她将成为那里最年轻的群猫中的一只吗？在那么新鲜的地方，面对那么多新鲜的面孔，万一她迷路了怎么办？或者和她的族群分隔开了呢？她感到非常紧张。

“我想你应该愿意参加吧?”石皮问道。

蓝爪立刻点头。不管心里有多害怕，她都不会错过这样一个机会。

“很好。快去吃些东西，好好休息。天一黑我们就出发。”

一阵微风吹得月光下的金雀花屏障沙沙作响，星光把巢穴映照成银色。

武士们聚集在入口处，准备出发。

蓝爪感到异常兴奋。她能跟上队伍吗？虽然她已经小睡了一会儿，但狩猎还是让她四肢疲乏。

“真希望能和你一起去。”雪爪不快地抽动着尾巴。

“我也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去。”蓝爪回应道。

风飞将小蓟往育婴室里推：“很快就轮到你了。”

“可我差不多和蓝爪一样大了，而她却可以去！”小蓟抱怨起来。

“你还不是学徒。”风飞提醒他。

蝰蛇牙眼睛放光，盯着高岩，褐斑在他周围踱着步子。暴尾和石皮在屏障旁交谈，他们是在讨论自己的训练吗？蓝爪将脚掌缩近腹部，希望能够驱散心中的焦躁。

月花靠在她身旁：“跟紧我。”

“我不是要和豹爪或是斑点爪待在一起吗？”她望向那两名在入口旁交谈的学徒。他们尾巴柔顺，耳朵竖立，身上的毛也很平滑。难道他们不紧张吗？

“下次吧。”月花建议道，“等你清楚该做些什么之后再说。”



该做什么？她的意思是说要做些什么吗？蓝爪心里一紧。

“我是指，”月花慈爱地看着她，“行为举止。”

“我的行为举止应该怎样呢?”

“森林大会是在休战协议下进行的。月圆之夜，只要银毛星带闪烁，我们就都是一个族群。但是……”月花顿了顿，似乎在斟酌（zhēn zhuó）用词，“永远不要忘记，休战协议是有期限的。”

蓝爪困惑地将脑袋偏向一边。

“明天我们便又是对手了。”月花解释道，“不要发表任何可能削弱你族群力量的言论，也不要和某一天可能在战斗中遭遇的猫成为朋友。”

蓝爪迅速地点了点头。她甚至都无法想象与另一个族群的猫交谈，更别说交朋友了。

松星巢穴入口处的苔藓帘子发出声响。坐在外边的日落站起身，雷族族长从巢穴里走了出来。

“都准备好了吗?”松星问他。

日落望了一眼聚集在营地入口的猫群，点了点头。

“那就出发吧。”松星穿过空地，昂首从排列在两边的族猫中走过。

“你会就盗窃的事质问风族吗?”蝰蛇牙的话让族群陷入了沉寂。

松星停下步子，环顾着他的武士们：“我会提到在我们领地内发现了血迹，并警告所有族群，凡是在我们边界内的猎物都属于雷族。”

风飞和捷风赞同地点点头，可蝰蛇牙却眯起眼睛。

松星瞪着这只虎斑猫，语气坚定地说：“我不会指责风族。”蝰蛇牙没有回应。松星从他身旁走过，朝营地外进发。

蓝爪站在那儿望着这一幕，她的族猫们开始从金雀花通道鱼贯而出。

“来吧，小家伙。”月花推着她向前，“你会没事的。”

“等你回来了，一定要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告诉我!”雪爪对跟在母亲身后走向营地入口的蓝爪大声喊，“我要一直醒着等你回来。”



欢迎来到雷族
一个勇敢而忠诚的族群

族群特质

在和平时期尊重别族，在战斗中勇往直前、忠心耿耿。雷族猫乐于为正确的事奔走，在这种时候，他们不会因害怕触犯武士守则而束手束脚。

猎物

主要有老鼠、田鼠和松鼠，偶尔捕捉兔子，以及一些鸟类，如八哥、喜鹊和画眉。

狩猎技巧

雷族猫非常善于潜行，他们从逆风向接近猎物，悄然无声地在林间匍匐穿行，宛若隐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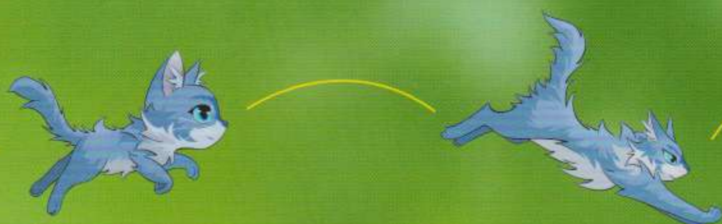
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19

邮发代号：80-403

下集预告

雪爪外出狩猎抓到的第一只猎物却带来了一个征兆——星族的警告。根据巫医对征兆的解读，雷族决定在黎明时分攻击风族。初上战场的蓝爪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激烈和残酷，族猫们身负重伤，更不幸的是，母亲月花也在战争中牺牲了……





风靡 30 多个国家，占据纽约畅销书榜 122 周的

动物奇幻小说——《猫武士》来啦！

没看过它，千万别说你认识猫！



绿色印刷产品



中少总社旗舰店



ISBN 978-7-5148-8439-5

9 787514 884395

定价：15.00 元